

《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渭毅

关键词: 《广韵》 《集韵》 反切上字 改良反切 类隔 开合 洪细 介音 重组 声调

中图分类号: H 1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32 (2002) 01, 03, 05

【详细提要】

《集韵》改动《广韵》反切上字的反切有 2287 个, 本文透视和分析这些改动的反切上字的语音信息, 讨论了以下六个问题。

(一) 《集韵》改良反切的类型及其特点。指出《集韵》的改良反切有五个类型, 《集韵》改动反切上字的声调、开合和等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 而是有所侧重的。《集韵》是六位作者按卷分工, 并且分韵次分头编纂的。

(二) 改类隔切为音和切的语音信息。结合语音史各个时期唇音声母和舌音声母的演变, 指出《集韵》的重、轻唇音分立跟宋代韵图有相同的语音背景, 《集韵》舌头音、舌上音的严格对立则保留了《切韵》以来南北方言里舌头音和舌上音的区别, 都反映了宋初的读书音。

(三) 反切上字所体现的开合对立。跟反切下字开合一致的反切上字, 其开合跟《广韵》和宋代韵图《韵镜》《七音略》一致, 而跟《集韵》同时期或稍早的方言有同有异, 应该反映宋初的读书音。

(四) 反切上字所反映的洪细特征。集中论证了三项内容: 1. 《集韵》除来母外, 一二四等反切上字跟三等反切上字已经没有分组的趋势, 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组格局最为明显, 一、二等、普通三等和重组三等是一类, 重组四等和纯四等是一类, 唇牙喉音的一二等反切上字有细音化的倾向, 主要是开口牙喉音一二等细音化很明显, 这是一个新的特点。2. 《集韵》重三介音和普三介音同类, 都是 j, 重四介音和四等介音同类, 都是 i, 界限分明。《集韵》的三四等介音格局, 继承了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三四等介音格局。3. 《集韵》牙喉音开口一二等字的介音细音化, 跟普三和重三的介音同类, 是 j。这是因为, 《集韵》牙喉音开口二等韵和牙喉音开口一等韵里的反切上字, 绝大多数是普通开口三等字、重组开口三等字或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的开口一二等字。《集韵》开口二等牙喉音带有介音 j, 并不妨碍解释同韵二三等小韵的对立现象。

(五) 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声调状况。《集韵》的声调系统是沿袭《切韵》(《广韵》)的, 是存古的, 反映了北宋时期读书音的声调系统。

(六) 《集韵》改良反切说明了什么? 指出《集韵》反切上字审音所依据的北宋读书音, 声母系统已经跟《广韵》不同, 严格分为重唇声母和轻唇声母两套; 开合系统跟《广韵》一致; 介音系统跟《广韵》大不相同, 跟《广韵》的介音没有传承关系; 声调系统跟《广韵》一致。这说明《切韵》所代表的六朝以来的标准音, 到了《集韵》, 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了的书面语标准音, 成为《集韵》审音定韵的重要依

收稿日期: 2002—0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0CYY006)的一部分。本文初稿据 2001 年 12 月 7 日作者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所做的报告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承蒙丁邦新先生悉心审阅和指正, 单周尧先生和陈以信先生也提出一些意见, 此前作者曾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跟杨军先生讨论过。本文抽印修订本发表后, 平山久雄先生来信提出一些意见, 平田昌司先生提供了《日本书纪》歌谣部分的重纽汉字音的相关材料。今又在抽印本基础上做第三次修订, 修改了本文第四节。师友之教, 至今历历在目, 不可不记, 谨在此一并致谢。

¹ 参看平田昌司(1996), 鲁国尧(1996)。

¹ 参看邱荣鏞(1974)。

据。

一、《集韵》改良反切的类型及其特点

《集韵》是音韵学史一部述而有作、规模最大的韵书。《集韵》在《广韵》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广韵》音系是六世纪以来文人尊崇和沿用的标准音，《集韵》的六位编者都是宋仁宗朝官高位重的硕儒和小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为了加强《集韵》在科举中的权威性，必然要注重对《广韵》音系的继承，继承就意味着存古，《集韵》沿袭了《广韵》的音韵辨类系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研究《集韵》，要以《广韵》音系为参照框架，脱离《广韵》，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科学。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广韵》成书仅仅过了二十六年，即北宋景祐元年（1034），北宋朝廷就下诏另外组织一班人马修纂《集韵》，定有其必然的原因。²除了科举的需要、学术背景的制约、文风的转变、《广韵》编纂旨趣的不合时宜以及内容上的缺陷等不容忽视的因素外，北宋时期实际语音发生了很大变化，等韵学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文人的审音水平明显提高，《广韵》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等等，更是成书的内在原因。《集韵》为了适应实际语音的变化，在维系《广韵》音系、广泛收录前代旧音、侧重于存古的同时，还有所变化和创新，适当调整了音系结构，吸收了一些时音，体现了自身的特点。通过《集韵》跟《广韵》多方位的比较，揭示《集韵》的特点，认识《集韵》的性质，构成《集韵》研究的主要内容。

《广韵》有 3875 个字音、3873 个反切，《集韵》有 4474 个反切，比《广韵》增加了 601 个反切，增加的反切相当于《广韵》反切总数的 15.5%，这些反切，大多数有特定的来源，根据现存的有关文献，不少可以找到来源。³《集韵》根据《广韵》音系标准和时音标准把这些反切归入《广韵》相应的小韵音节中，《广韵》没有的音节就在反切下字所属的韵中增加新的小韵音节。⁴除了处置这些增加的小韵音节外，《集韵》还根据时音标准删改、合并和转移《广韵》的小韵。⁵《集韵》增、並、改小韵的工作都是针对反切下字的类别。对于反切上字来说，《集韵》进行了成系统、大规模的改动，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适应时音的变化，改变反切上字的声母类别，也就改变了反切的读音，包括改《广韵》的类隔切为音和切和改变一些非类隔切的反切上字的读音；二是改进反切的拼读方法，而不改变反切的读音，通过改动反切上字，力求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在声调、开合、洪细和发音部位等方面一致，达到拼切和谐的目的。后一项内容白澐洲先生称作改良反切，是很有道理的。⁶但是，考虑到《集韵》在改类隔切为音和切、或者改变非类隔切反切上字读音的同时，又在改进这些反切的拼读方法，而且《集韵》改动反切上字大多数属于后者，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以上两项内容都称为改良反切。

《集韵韵例》明确提到改类隔切为音和切的体例：“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尽管《集韵韵例》没有提到改良反切的其它体例，但是书中大量的、有规律的改良反切，使我们相信，《集韵》的改良反切是有体例可遵循的。这些体例虽然没有写在卷首《韵例》里，我们却可以从大量的改良反切中归纳出来。

² 参看平田昌司（1996），鲁国尧（1996）。

³ 参看邱荣鏘（1974）。

⁴ 参看拙作（1996，1998a）。

⁵ 参看邱荣鏘（1974），邵荣芬（1997）和拙作（1998a，2001b）。

⁶ 参看白澐洲（1931）。

《集韵》改良反切，同时又按照声母的类别和发音部位有规律的排列和集结小韵，⁷就使得《集韵》成为音韵学史上第一部等韵化的韵书。⁸

《集韵》改良反切，既有音理上的依据，也有反映时音变化的企图，是一项大胆的尝试。从前的不少学者多侧重于从等韵学音理的角度谈这项举措在音韵学史上的意义，其实，也应该从体现实际语音变化的角度揭示它在音韵史上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统计，《集韵》改动《广韵》反切上字的反切计 2287 个，占《广韵》反切总数的 59%。这些经改动的反切的上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语音变化的信息？哪些是存古的信息？它们的性质和所处的语音背景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集韵》比《广韵》增加了 599 个小韵、601 个反切，这些增加的小韵反切大致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类（不包括给《广韵》2 个直音小韵补造的反切）：甲类小韵跟《广韵》已有的小韵反切的音韵地位相同，形成重出小韵；乙类小韵《广韵》没有，但可以填补《广韵》声韵调配合的空档，为《广韵》音节结构所容纳；丙类小韵《广韵》没有，溢出《广韵》音节结构之外，没有相应的声韵调配合的空档可供填充。这三类小韵反切大多数来自前代经籍旧音，有不少可以从现存的文献中找到反切来源。《集韵》收录这些小韵反切，一般不改动反切上字，主要是为了保存反切的来源，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广韵》所没有的类隔切和不符合《广韵》声韵结合规律的反切，也出现了少数反映实际语音的反切。对于这三类反切的性质，我们另有专文讨论，不列入本文的考察范围。

《集韵》改良的反切，可以分作五个类型。请看表一：

表一 《集韵》改良反切情况总表

卷名	平声卷	上声卷	去声卷	入声卷	各类改良反切总数
改良反切项					
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661	518	27	288	1494
上字开合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256	197	222	150	825
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187	122	142	95	546
改类隔为音和的反切	46	34	17	15	112
改变非类隔切上字读音的反切	3	11	7	8	29
四卷绝对总数	1153	882	415	556	3006

表中每类改良的反切单独统计。《集韵》改良反切，从各卷改良反切的绝对数目(即表中平上去入各卷五类改良反切的数目之和)来看，平声卷最多，上声卷较多，入声卷次之，去声卷最少。改良反切的彻底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平声卷>上声卷>入声卷>去声卷。这种不均衡局面，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集韵》由宋祁、郑戩向宋仁宗“建言”，贾昌朝和王洙“同加修定”，丁度和李淑“为之典领”，丁度总纂其成，⁹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对于改良反切体例，六位作者的看法也许不统一，认识水平有深有浅，具体操作时不能都自始至终的、较彻底的加以贯彻和履行。拙文(1998b)和(2001a)指出，《集韵》作者之一贾昌朝是改良反切实践的先行者，

⁷ 参看林英津(1985)。

⁸ 鲁国尧(1994: 92—94)发现，“等韵”二字连用，不见于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见。宋代等韵学应该称切韵学，等韵图应该称切韵图。本文暂且从众说，文中指称宋代“切韵”的地方表述为“等韵”。

⁹ 参看《集韵》卷首《韵例》和宋以来历代书目对《集韵》的署名。

《集韵》改良反切体例的制定人很可能是贾昌朝。对于贾昌朝参与制定的改良反切体例的意图，其它五位作者未必都能彻底领会和完全接受。从本节下文改良反切的再分类可以看出，《集韵》改良反切，改动反切上字的声调、开合和等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所侧重，所占改良反切的比重由大到小依次为声调>开合>等第。

第二，《集韵》是六位作者按卷分工，并且分韵次分头编纂的。

先说内证。以入声卷为例，大致上说来，《集韵》入声卷前半卷和后半卷改动反切上字声调的情况有所不同，第十八药韵以下（包括药韵）的17个入声韵，反切上字绝大多数改用入声字，很少改用平声字，极少改用上声字和去声字；而第十七薛韵以上（包括薛韵）的17个入声韵，反切上字较多改用平声字和入声字，很少改用上声字和去声字；改用平声字的反切数目跟改用入声字的反切数目之比为71:75，基本持平。请看表二：

表二

改上字声调 入声韵次	改用平声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上声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去声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入声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上字声调的 反切总数
屋至薛 17 韵	71	12	7	75	165
药至乏 17 韵	16	3	2	213	234

入声后半卷反切上字改为入声字的改良反切多达213个，占入声后半卷改动上字声调的反切总数的91%。入声前半卷反切上字改为入声字的改良反切有75个，仅占入声前半卷改动上字声调的反切总数的45.5%。入声卷改良的反切集中在后半卷，前半卷和后半卷分工明确，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位作者所作。

入声前半卷和后半卷改动反切上字的声调虽然分别呈现出相同的趋势，然而各自内部又并非整齐划一的，个别韵改动反切上字声调的情形跟其它大多数韵又有不同。上半卷反切上字的声调虽然多改用平声字，但是，入声第四觉韵和第五质韵却几乎全部改用入声字，不用平声字，反切上字改用平声字的数目跟改用入声字的数目之比分别为0:12（总数为13，有1个改用上声字）和0:23（总数为25，有2个是上声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邻的入声第二沃韵和第三烛韵的反切上字几乎全部改用平声字而不用入声字，反切上字改用入声字的数目跟改用平声字的数目之比分别为1:9（总数为10）和0:20（总数为21，有1个改用去声字）。下半卷只有昔韵和锡韵的反切上字多改用平声字，少用入声字，反切上字改用入声字的数目跟改用平声字的数目之比分别为1:4（总数为5）和4:7（总数为12，有1个改用上声字）。除昔锡两韵外，下半卷其它12个入声韵的反切上字，绝大多数或全部改用入声字，极少改用或不用平声字。这又使我们想到，同是入声前半卷或后半卷，其中个别韵的编写又有分工，作者也就不会是同一个。

再看外证。《集韵》作者之一宋祁所作《宋景文公笔记》的两则材料能够补充说明这个问题，一则材料说：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太（音如舟楫之楫），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唱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唱遮反），则今语为雅。”

拙作《集韵异读研究》分析过这则材料的异读性质。这里要补充的是，宋祁两次提到的车字，都读唱遮反，反切上字读漾韵去声，《广韵》读尺遮切，《集韵》改良为昌遮切，反切上字读阳韵平声。《集韵》平声麻韵除了知组陟加切和女加切两个反切沿袭《广韵》、反切上字不读平声外，该韵其它小韵反切的上字都读平声，极有规律。可见，宋祁没有参加平声麻韵反切的改良工作。

另一则材料说：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谓樸。案：《说文》朴无樸音，俗以朴为樸耳。”

拙作《集韵异读研究》说：《集韵》朴字五切：〈1〉披尤切；〈2〉匹候切；〈3〉蒲候切，“木皮”；〈4〉普木切；〈5〉匹角切，“说文：木皮也。”《玉篇》普角、普木二切，大徐音匹角切，《广韵》有一读，同大徐音，小徐音坡岳反。匹角、坡岳、普角三切的读音同〈5〉，可见〈5〉为六朝以至北宋的流行读音。《集韵》樸字四切：〈1〉蓬逋切；〈2〉博木切；〈3〉步木切；〈4〉匹角切。朴、樸两个异读字相同的读音只有匹角切。宋祁认为朴字应读平豆反，音即蒲候切，《玉篇》、大小徐音、《广韵》均无此音，说明朴字读蒲候切是北宋新产生的时音，由原来的入声韵变为去声韵。这个读音当时很普遍，以至精于审音的大学者宋祁认为朴读作入声樸字音（即匹角切）是俗音，甚至忘了朴有入声樸音一读，而说出“《说文》朴无樸音”这句无知的话来。所以他的后辈李衍在跋《宋景文公笔记》时质问道：“《集韵》一书，乃景文公与诸公出，朴字匹角切，与樸同。今谓朴无樸音，何耶？”

这里要补充的是，宋祁不知道《集韵》朴字有入声的读音，也许根本就没有参与入声觉韵的审音工作。

表一所分五个类型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类。下面对各种类型及其再分类逐一加以说明。为行文方便起见，设A=反切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B=反切上字开合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C=反切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D=改类隔为音和的反切，E=改变非类隔切上字读音的反切。需要指出的是，《广韵》和《集韵》都有重组，《集韵》重组的介音格局跟《广韵》不同，《集韵》重组三等的介音跟普通三等同类，重组四等的介音跟纯四等同类。因此，《集韵》反切上字的洪细，重组三等跟普通三等同类，重组四等跟纯四等同类。¹⁰关于反切上字和被切字的开合，我们采纳王力先生的意见。¹¹

1. A类反切的再分类

A类反切的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共有1494个，包括B、C、D、E类的一部分，可分为八小类，小类里的分类用a、b表示。下面依次列出《广韵》和《集韵》的反切、《集韵》反切的上字和被切字的声调、开合、等第，以及《集韵》的反切所属的类型。被切字和反切用斜线隔开，如梯/土鸡 = 梯，土鸡切。声调、开合和等第也用斜线隔开，如先平/开口/四等 = 先韵平声开口四等。重三 = 重组三等，重四 = 重组四等。下同。举例如下：

广韵	集韵	上字韵调、开合、等第	被切字韵调、开合、等第	类型
梯/土鸡	天黎	先平/开口/四等	齐平/开口/四等	第一小类 a
亏/去为	驱为	虞平/合口/三等	支平/合口/重三	第一小类 a
推/叉佳(初)	川佳(昌)	仙平/合口/三等	脂平/合口/三等	第一小类 b
五/疑古	阮古	阮上/合口/三等	姥上/合口/一等	第二小类 a
/与改(喻四)	倚改(影)	纸上/开口/重三	海上/开口/一等	第二小类 b
归/举韦	居韦	鱼平/开口/三等	微平/合口/三等	第三小类
竖/臣庚	上主	养上/开口/三等	曷上/合口/三等	第三小类
衰/所追	双佳	江平/开口/二等	脂平/合口/三等	第四小类
腔/苦江	枯江	模平/合口/一等	江平/开口/二等	第四小类

¹⁰ 参看龙宇纯(1986)和拙作(1999b)。

¹¹ 《汉语史稿》(上册): pp51-54, 中华书局1957年。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卑/府移 贮/丁吕	宾弥 展吕	真平/开口/重三 弥上/开口/三等	支平/开口/重三 语上/开口/三等	第五小类 第五小类
谋/亡侯 珣/徒杏	迷浮 丈梗	齐平/开口/四等 养上/开口/三等	侯平/开口/一等 梗上/开口/二等	第六小类 第六小类
棚/父邓 爨/杜怀	步邓 幢乖	暮去/合口/一等 江平/开口/二等	嶝去/开口/一等 皆平/合口/二等	第七小类 第七小类
鄙/方美 奴/奴还	补美 尼还	姥上/合口/一等 脂平/开口/三等	旨上/开口/三等 删平/合口/二等	第八小类 第八小类

A 类所分八小类的共同点是反切上字的声调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二、三、四小类是改良《广韵》非类隔的反切，第一、第二小类各分 a、b 两类。

第一小类 a 类的反切上字改动前后所属的声母相同，b 类的反切上字改动后所属的声母跟改动前不同，如推字《广韵》又佳切，上字属初母，《集韵》改作穿佳切，上字属昌母。a 类和 b 类的反切上字的开合跟被切字相同，等第相同或同类（如重四跟纯四等同类）。

第二小类 a 类的反切上字改动前后所属的声母相同，b 类的反切上字改动后所属的声母跟改动前不同，如 字《广韵》与改切，上字属喻四，《集韵》改为倚改切，上字属影母。a 类和 b 类的反切上字的开合跟被切字相同，但等第不同。

第三小类反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开合不同。第四小类反切上字的开合和等第跟被切字都不同。

第五小类——第八小类改《广韵》的类隔切为音和切。其中，第五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开合和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第六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开合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第七小类音和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开合不同。第八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开合、等第跟被切字都不同。

2. B 类的再分类

B 类包括 A、C、D、E 类的一部分，可分八种情形，举例如下：

广韵	集韵	上字开合、韵调、等第	被切字开合、韵调、等第	类型
皆/古谐	居谐	开口/鱼平/三等	开口/皆平/二等	第一小类 a
皓/胡老	下老	开口/马上/二等	开口/皓上/一等	第一小类 a
作可（精）	娶果（清）	合口/麌上/三等	合口/果上/一等	第一小类 b
规/居隋	均窥	合口/淳平/重四	合口/支平/重四	第二小类 a
答/都合	德合	开口/德入/一等	开口/合入/一等	第二小类 a
真/侧邻（庄）	之人（章）	开口/之平/三等	开口/真平/三等	第二小类 b
亢/苦浪	口浪	开口/厚上/一等	开口/宕去/一等	第三小类 a
娶/七句	逯遇	合口/淳平/三等	合口/遇去/三等	第三小类 a

甚/常枕 (禅) 食荏 (船)		开口/职入/三等	开口/寝上/三等	第三小类 b
泥/奴计	乃计	开口/海上/一等	开口/霁去/四等	第四小类
葛/古曷	居曷	开口/鱼平/三等	开口/曷入/一等	第四小类
弥/武移	民卑	开口/真平/重三	开口/支平/重三	第五小类
胝/丁尼	张尼	开口/阳平/三等	开口/脂平/三等	第五小类
丕/敷悲	攀悲	开口/删平/二等	开口/脂平/重三	第六小类
/妳佳	尼佳	开口/脂平/三等	开口/佳平/二等	第六小类
裱/方庙	彼庙	开口/支平/重三	开口/笑去/重三	第七小类
赁/乃禁	女禁	开口/语上/三等	开口/沁去/三等	第七小类
辩/方免	邦免	开口/江平/二等	开口/弥上/重三	第八小类
罩/都教	陟教	开口/职入/三等	开口/效去/二等	第八小类

B类所分八小类的共同点是反切上字的开合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第四小类改良《广韵》非类隔的反切。第一、第二、第三小类各分 a、b 两类，a 类的反切上字改动前后所属的声母相同，b 的类反切上字改动后所属的声母跟改动前不同，如第一小类 字《广韵》作可切，上字属精母，《集韵》改为娶果切，上字属清母。

第一小类 a 类和 b 类的反切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但等不同。

第二小类 a 类和 b 类的反切上字的声调和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

第三小类 a 类和 b 类的反切上字的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而声调不同。

第四小类的反切上字的声调和等第都跟被切字不同。

第五——第八小类改《广韵》的类隔切为音和切。第五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声调和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第六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第七小类音和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但声调不同。第八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声调和等第都跟被切字不同。

3. C 类的再分类

C 类包括 A、B、D、E 类的一部分，分六种情形，举例如下：

广韵	集韵	上字等第、韵调、开合	被切字等第、韵调、开合	类型
简/古限	贾限	二等/马上/开口	二等/产上/开口	第一小类 a
卷/丘圆	驱圆	三等/虞平/合口	重三/仙平/合口	第一小类 a
蛇/食遮 (船)	时遮 (禅)	三等/之平/开口	三等/麻平/开口	第一小类 b
姬/衣遇	威遇	三等/微平/合口	三等/遇去/合口	第二小类 a
帝/都计	丁计	四等/青平/开口	四等/霁去/开口	第二小类 a
葑/方用 (非)	芳用 (敷)	三等/阳平/合口	三等/用去/合口	第二小类 b
矣/于纪	羽纪	三等/曷上/合口	三等/止上/开口	第三小类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览/卢敢	鲁敢	一等/姥上/合口	一等/敢上/开口	第三小类
瓢/符霄	毗霄	重四/脂平/开口	重四/宵平/开口	第四小类
贮/丁吕	展吕	三等/猕上/开口	三等/语上/开口	第四小类
皿/武永	眉永	重三/脂平/开口	三等/梗上/开口	第五小类
赁/乃禁	女禁	三等/语上/开口	三等/沁去/开口	第五小类
/扶来	蒲来	一等/模平/合口	一等/哈平/开口	第六小类
/丁全	珍全	三等/真平/开口	三等/仙平/合口	第六小类

C类所分五小类的共同点是反切上字的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第二、第三小类改良《广韵》非类隔的反切，第一、第二小类各分a、b两类，a类反切上字改动前后所属的声母相同，b类反切上字改动后所属的声母跟改动前不同，如第一小类蛇字《广韵》食遮切，上字属船母，《集韵》改为时遮切，上字属禅母。

第一小类a类和b类的反切上字的声调和开合都跟被切字相同。

第二小类a类和b类的反切上字的开合跟被切字相同，但声调不同。

第三小类反切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但开合不同。

第四、第五、第六小类改《广韵》的类隔切为音和切。第四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声调和开合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五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开合跟被切字相同，但声调不同。第六小类音和切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但开合不同。

D类和E类也可以分类，D类包括A、B、C、E的少数反切，E类包括A、B、C、D的几个反切。这两类反切数量少，为了避免繁琐，不再分类。

以上五类彼此交叉重叠，说明《集韵》的作者改良反切时，不局限某一类，而是兼顾各类，有全局思想。在改类隔切为音和切和改变非类隔切上字的读音时，还同时或分别要求反切上字声调、开合、等第相同；反切上字的声调改同被切字，还同时或分别要求开合、等第的和谐。协同反切上字的开合，还同时或分别要求反切上字的声调、等第相同；要求反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一致，还同时或分别协同反切上字的声调、开合。《集韵》改动《广韵》反切上字的反切共有2287个，同时兼顾声调、开合、等第、改变读音和音和的反切共计243个，约占10.6%。这个数据还说明，《集韵》改良反切虽有通盘考虑，但是，可能由于作者分工编写、对改良反切体例的认识不统一等原因，改良反切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所侧重的。表二展示改动声调、开合、等第、类隔和非类隔的反切上字的数目和比率，也许能够说明问题。

表三

比较项 比较值	上字的声调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A	上字开合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B	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 C	改类隔为音和的反切 D	改变非类隔切上字读音的反切 E
改良的反切数目	1494	825	546	113	29
占改动上字的反切总数的比率	65.3%	36.1%	23.9%	4.9%	1.3%

D类的比率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广韵》的类隔切本来就少。可是，《广韵》有124个类隔切，《集韵》把其中112个改作音和切，改良的比率达到90.3%，从这点看，《集韵》

贯彻卷首《韵例》的改良反切体例最彻底。除了 D 类和 E 类外，《集韵》改良反切的工作重点依次是改动反切上字的声调、开合和等第。

《集韵》改变非类隔切上字读音的反切（即 E 类）有 29 个，分类列举如下：

（1）船母改读禅母的反切有 6 个，语韵、麻韵和证韵《广韵》船、禅两个小韵对立，《集韵》合并为一个禅母小韵：

《广韵》读船母	《集韵》改读禅母
止韵錫，神昏切	錫，甚尔切
语韵纾，神与切	墅，上与切（併入）
准韵盾，食尹切	盾，竖尹切
稔韵顺，食闰切	顺，殊闰切
麻韵蛇，食遮切	阍，时遮切（併入）
证韵乘，实证切	丞，常证切（併入）

（2）禅母改读船母的反切有 6 个，《广韵》薛韵和寝韵船、禅两个小韵对立，《集韵》合并为一个船母小韵：

《广韵》读禅母	《集韵》改读船母
屋韵熟，殊六切	孰，神六切
薛韵折，常列切	舌，食列切（併入）
线韵 ， 时钏切	， 船钏切
药韵灼，市若切	杓，实若切
寝韵甚，常枕切	甚，食荏切（併入）
叶韵涉，时摄切	涉，实摄切

（3）于母改读匣母 1 例：《广韵》东韵雄，羽弓切，《集韵》改为胡弓切；

（4）邪母改读心母 1 例：《广韵》纸韵 ， 随婢切，《集韵》改为选委切；

（5）书母改读生母 1 例：《广韵》旨韵水，式轨切，《集韵》改为数轨切；

（6）影母改读于母 1 例：《广韵》尾韵魄，於鬼切《集韵》改为羽鬼切；

（7）于母改读影母 1 例：《广韵》贿韵 ， 于罪切，《集韵》改为於罪切；

（8）以母改读影母 2 例：《广韵》海韵 ， 与改切，《集韵》改为倚改切；《广韵》曷韵 ， 予割切，《集韵》改入阿葛切遏小韵；

（9）庄母改读章母 1 例：《广韵》真韵真，侧邻切，《集韵》改为之人切；

（10）精母改读清母 1 例：《广韵》果韵 ， 作可切，《集韵》改为取果切；

（11）崇母改读从母 1 例：《广韵》厚韵鰕，仕垢切，《集韵》改为才垢切；

（12）禅母改读昌母 1 例：《广韵》祭韵啜，尝芮切，《集韵》改为称芮切；

（13）船母改读崇母 1 例：《广韵》栻韵 ， 崩瑟切，《集韵》改为食栻切；

（14）崇母改读船母 2 例：《广韵》职韵崩，士力切，《集韵》改为实侧切；《广韵》洽韵 ， 士洽切，《集韵》改为食洽切。

（15）非母改读敷母 1 例：《广韵》用韵葑，方用切，《集韵》改为芳用切；

（16）娘母改读日母 1 例：《广韵》用韵 ， 秣用切，《集韵》改为戎用切；

（17）从母改读精母 1 例：《广韵》 韵 ， 渐念切，《集韵》改为子念切；

根据周祖谟（1942）可知，除了（9）（10）（16）以外，《集韵》对其他反切上字的改动，都反映了宋初时音的变化。

下面重点透视 ABCD 四类改良反切的语音信息。

二、改类隔切为音和切的语音信息

(一) 改唇音类隔切为音和切

唇音的类隔指轻唇音非敷奉微的字作重唇音帮滂並明的反切上字，或者重唇音帮滂並明的字作轻唇音非敷奉微的反切上字，前者多见，后者少见。

《广韵》有 97 个唇音类隔切，《集韵》改为音和切的有 91 个，平声卷 40 个，上声卷 27 个，去声卷 12 个，入声卷 12 个，改良反切的比率为 93.8%。《广韵》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属的声母依照宋代韵图三十六字母类别。《广韵》音系就是《切韵》音系，《切韵》不分重唇和轻唇，《广韵》也不分。但是《广韵》成书时代已分重唇和轻唇，所以《广韵》卷一、卷二、卷三、卷四之末附有《新添类隔更音和切》，现将它所改的唇音音和切排在《集韵》改良的相应的反切之后，以资比较。各韵举例如下。

韵目	《广韵》	广韵反切上字声母	《集韵》	集韵反切上字声母	《广韵》卷末改切
烛	/封曲	非	逋玉	帮	
讲	/武项	微	母项	明	
支	陴/符支	奉	频弥	並	並之
支	卑/府移	非	宾弥	帮	必移
纸	彼/甫委	非	补靡	帮	
脂	眉/武悲	微	旻悲	明	目悲
脂	邳/符悲	奉	贫悲	並	並悲
脂	悲/府眉	非	逋眉	帮	卜眉
旨	否/符鄙	奉	部鄙	並	並鄙
灰	胚/芳杯	敷	铺枚	滂	偏杯
贿	浼/武罪	微	母罪	明	
哈	/扶来	奉	蒲来	並	
卦	/方卦	非	卜卦	帮	
真	频/符真	奉	毗宾	並	步真
真	彬/府巾	非	悲巾	帮	卜巾
軫	泯/武尽	微	弭尽	明	
震	木/抚刃	敷	匹刃	滂	
质	弼/房密	奉	薄宓	並	
问	湓/匹问	滂	芳问	敷	
元	櫨/武元	微	模元	明	
恩	奔/甫闷	非	补闷 ¹²	帮	
潜	阪/扶板	奉	部版	並	
山	/方闲	非	逋闲	帮	
禡	藺/亡莧	微	萌莧	明	
铎	扁/方典	非	补典	帮	
霰	徧/方见	非	卑见	帮	
仙	绵/武延	微	弥延	明	名延
猕	辨/符蹇	奉	平免	並	

¹² 奔小韵《广韵》属于恩韵，《集韵》转移到恨韵。

薛	灭/亡列	微	莫列	明	
宵	漂/抚招	敷	纰招	滂	
小	/方小	非	俾小	帮	边小
小	缥/敷沼	敷	匹沼	滂	徧小
小	漂/苻少	奉	婢小	並	频小
笑	裊/方庙	非	彼庙	帮	宾庙
效	庖/防教	非	皮教	並	
果	么/亡果	微	母果	明	
庚	/甫盲	非	哺横	帮	北盲
庚	平/符兵	奉	蒲兵	並	仆兵
梗	皿/武永	微	眉永	明	
耿	/武幸	微	母耿	明	
清	名/武並	微	弥並	明	
静	昭/亡井	微	母井	明	
劲	倂/防正	奉	毗正	並	
昔	僻/芳辟	敷	匹辟	滂	
锡	髀/扶历	奉	蒲历	並	
蒸	凭/扶冰	奉	皮冰	並	
职	悞/芳逼	敷	拍逼	滂	
登	瞢/武登	微	弥登	明	
嶝	棚/父邓	奉	步邓	並	
宥	莓/亡救	微	眉救	明	
侯	姆/亡侯	微	迷浮	明	
厚	掇/方垢	非	彼口	帮	
幽	彪/甫佻	非	悲幽	帮	
谈	姁/武酣	微	谟甘	明	
盐	砭/府廉	非	悲廉	帮	
琰	贬/方敛	非	悲检 ¹³	帮	
艳	窆/方验	非	陂验 ¹⁴	帮	班验
凡	/匹凡	滂	甫凡	非	敷凡

以上列举的《集韵》反切涉及 51 个韵，四等俱全。《广韵》有 97 个唇音类隔切，其中 89 个轻唇切重唇的《集韵》改为重唇，2 个重唇切轻唇的《集韵》改为轻唇。

《集韵》改《广韵》重唇切轻唇为轻唇切重唇的 2 个反切是：

- (1) 问韵溢，《广韵》匹问切，《集韵》改作芳问切。
- (2) 凡韵 ，《广韵》匹凡切，《集韵》改作甫凡切。

《广韵》有 4 个类隔切《集韵》没有改作音和切：

- (1) 《广韵》幽韵缪，武彪切，《集韵》亡幽切；
- (2) 《广韵》产韵 ，武简切，《集韵》武简切；
- (3) 《广韵》皓韵蒨，武道切，《集韵》武道切；
- (4) 《广韵》过韵缚，符卧切，《集韵》符卧切。

(1) 的反切上字的声调《集韵》改同被切字，但仍然是类隔切。(2)、(3)、(4) 照录《广韵》，也许可以归结为《集韵》作者的疏忽。

¹³ 贬小韵《广韵》属于琰韵，《集韵》转移到俨韵。

¹⁴ 窆小韵《广韵》属于艳韵，《集韵》转移到验韵。

《集韵》还合并了《广韵》两个明母小韵：

1. 《广韵》宥韵莓，亡救切；候韵茂，莫候切；幼韵谬，靡幼切。《集韵》把《广韵》亡救切莓小韵并入《集韵》候韵莫候切茂小韵。同时，改亡救切为眉救切，把《广韵》幼韵靡幼切谬小韵改读为眉救切，归入宥韵。说明当时实际语音候韵、宥韵和幼韵的明母字同音。

2. 《广韵》侯韵嘚，亡侯切；尤韵谋，莫浮切。《集韵》把莫浮切改良为迷浮切，改归侯韵，并把《广韵》亡侯切嘚小韵改读迷浮切，并入谋小韵。说明当时实际语音侯韵和尤韵明母字同音。

跟《广韵》卷末所附《新添类隔更音和切》18个音和切相比，《集韵》改良的反切显然要高出一筹，《集韵》照顾到反切上字跟被切字的声调、等第一致，声调和等第跟被切字一致的有频弥切、宾弥切、旻悲切、贫悲切、铺枚切、毗宾切、悲巾切、弥延切、俾小切、婢小切、甫凡切11个反切；反切上字声调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的有逋眉切、部鄙切、哺横切、蒲兵切4个反切；反切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声调不同的有匹沼切、彼庙切、陂验切3个反切。

《集韵》这样彻底地改唇音类隔切，说明《集韵》的唇音声母已经跟《广韵》不同，分作两套，新产生了一套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微。唇音声母轻化现象，《集韵》以前音义书的反切多有反映，但是在韵书中明确彻底地体现和记录这一语音史实，《集韵》是第一次，在音韵学史和音韵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集韵》唇音分化成两套声母，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语音？需要联系考察北宋初期以前重唇音和轻唇音的分立状况。

重唇和轻唇声母的分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方言里表现不同。请看表四。

表四（+表示分，—表示合）

时地特征 考察材料	时间	地域	重唇音分立
顾野王《玉篇》	543年	吴郡（今苏州）	+（明微合）
陆德明《经典释文》首音	583-589年	金陵	—
曹宪《博雅音》	590-618年	扬州江都	+（明微合）
玄应《一切经音义》	638-649年	长安	+（少数混）
颜师古《汉书注》	641年	长安	+（明微合）
唐僧不空译经	705-774年	长安	+
唐僧玄奘	604-664年	洛阳	+
唐僧义净译经	635-713年	洛阳	—（非敷分出，奉微与並明合）
李善《文选注》	658年	洛阳	—
何超《晋书音义》	747年	洛阳	—
张参《五经文字》	776年	长安	+
慧琳《一切经音义》	789年	长安	+（非敷少数混）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736—929年	陇右沙州	+（非敷混，微读v）
朱翱的反切	961—974年	金陵	+（非敷混，微读mv）
毋昭裔《尔雅音图》	934-965年	河中龙门	+（非敷奉混，微读v）
天息灾译音	?—1000年	汴梁、洛阳	+(微读v)
施护译音	?—1017年	汴梁、洛阳	+(非敷混，微读w)
邵雍《声音倡和图》	1011-1077年	汴梁、洛阳	+(非敷奉混，微读v,)

表中所列材料，参考了以下文献：

1. 顾野王《玉篇》的声母，参考周祖谟（1936）；

2. 陆德明《经典释文》首音的声母，参考邵荣芬（1995b）；曹宪《博雅音》的声母，参考黄典诚（1989）和丁锋（1995）；
3. 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声母，参考周法高（1948a）。
4. 颜师古《汉书注》的声母，参考董忠司（1978）和钟兆华（1982）；
5. 唐僧不空译经的声母，参考刘广和（1984）；
6. 唐僧玄奘和义净译经的声母，参考施向东（1983）和刘广和（1994）；
7. 李善《文选注》的声母，参考张洁（1998）；
8. 何超《晋书音义》的声母，参考邵荣芬（1981）；
9. 张参《五经文字》，参考邵荣芬（1964）；
10. 慧琳《一切经音义》，参考黄淬伯（1931）和周法高（1948a）；
12.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参考罗常培（1933）、邵荣芬（1963）、B. Csongor（1960）、高田时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
13. 朱翱反切的声母，参考王力（1982, 1985）和张慧美（1990）；
14. 毋昭裔《尔雅音图》，参考冯蒸（1994）；
15. 天息灾的梵汉对音，参考张福平（1996）；
16. 施护的梵汉对音，参考储泰松（1996）；
17. 邵雍《声音倡和图》，参考周祖谟（1942）。

总的看来，重、轻唇音的分化是渐变的，通过扩散式音变完成，南方方言要早于北方方言。同是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唇音轻化先从金陵音和洛阳音以外的次方言开始。南方首先从6世纪中期的苏州（江东）和7世纪初期江都（江淮）开始，再波及北方的长安话，长安话的唇音轻化从7世纪中期开始。南方方言，金陵唇音轻化要落后于苏州和江都音300多年。北方方言，长安唇音轻化要早于洛阳音。反映洛阳唇音分合的材料不一致，除玄奘唇音轻化外，整个唐朝，洛阳的唇音或者没有轻化，如李善音、何超音，或者没有彻底轻化，如义净的译音。洛阳唇音轻化，语音史料虽然最早可追溯到玄奘音，但是彻底轻化却要到11世纪初，比长安话晚了四个世纪。

唇音包括双唇塞音帮滂並和鼻音明母，有的方言里轻化的步调不一致，双唇音轻化快，鼻音轻化慢。南方方言里，从顾野王苏州话和曹宪扬州话的明微合一，到朱翱金陵音的微母独立，经过了300多年。长安话资料明微的表现有不一致的情形，颜师古的明微不分，不空译经、张参和慧琳的长安音明微迥然有别。

晚唐守温三十字母里，唇音不分重轻，唇音只有一类“不芳並明”。但不管怎么说，北宋初期，南、北方言的重唇和轻唇声母已经完成了分化，因此，《集韵》的唇音系统反映了实际语音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晚唐宋初南、北方言非敷合流，北方方言奉母清化，在《集韵》改良的唇音反切里只得到极少的反映，有三例，都是非、敷混淆：

1. 《广韵》凡韵 𠵹，匹凡切，《广韵》卷末《新添类隔更音和切》改作敷凡切，属敷母；《集韵》改作甫凡切，属非母。
2. 《广韵》有韵 𠵹，芳妇切，属敷母；《集韵》改作俯九切，属非母。
3. 《广韵》用韵 𠵹，方用切，属非母；《集韵》改作芳用切，属敷母。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的说，《集韵》的重、轻唇音分立是北宋时期某个地点方言的反映。宋人三十六字母和宋代韵图《卢宗迈切韵法》、《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里，帮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判然有别，《集韵》唇音声母的归类跟以上韵图有相同的语音背景，它反映的是宋初的读书音。

(二) 改舌音类隔切为音和切

舌音的类隔指舌头音端透定泥的字作舌上音知彻澄娘的反切上字，或者舌上音知彻澄娘的字作舌头音端透定泥的反切上字，前者多见，后者少见。

《广韵》有 27 个舌音类隔切，《集韵》改音和切的有 21 个，平声卷 6 个，上声卷 7 个，去声卷 5 个，入声 3 个，改良的比率为 77.8%。涉及 18 个韵，全部列举如下：

韵目	《广韵》	广韵反切上字声母	《集韵》	集韵反切上字声母	《广韵》卷末改切
江	桩/都江	端	株江	知	
寘	缁/地伪	定	驰伪	澄	
脂	胝/丁尼	端	张尼	知	
语	贮/丁吕	端	展吕	知	知吕
皆	擢/诺皆	泥	尼皆	娘	
皆	牖/杜怀	定	幢乖	澄	
蟹	姝/奴蟹	泥	女蟹	娘	
僊	/丁全	端	珍全	知	中全
辖	鷄/丁刮	端	张刮	知	
黠	窾/丁滑	端	张滑	知	
删	/奴还	泥	尼还	娘	
巧	/奴巧	泥	女巧	娘	
效	罩/都教	端	陟教	知	
效	桡/奴教	泥	女教	娘	
马	觶/都贾	端	展贾	知	
马	/奴下	泥	女下	娘	
敬	掌/他孟	透	耻孟	彻	
梗	珎/徒杏	定	丈梗	澄	
锡	/丑历	彻	他历	透	
沁	赁/乃禁	泥	女禁	娘	
赚	湛/徒减	定	丈减	澄	

《广韵》有 5 个类隔切，《集韵》未改为音和：

- (1) 《广韵》止韵你，乃里切，《集韵》同。
- (2) 《广韵》潜韵赧，奴板切，《集韵》乃版切，仍是泥母。
- (3) 《广韵》禡韵 ， 乃亚切，《集韵》乃嫁切。
- (4) 《广韵》职韵 ， 丁力切，《广韵》此小韵下有 字，《集韵》 小韵，丁力切。
- (5) 《广韵》辖韵獭，他辖切，《集韵》改为逖辖切，仍是透母。

怎么知道以上 5 个反切是类隔切？我们确定了两个参照点：第一，是否符合宋代韵图字母的列等归位，不合者就是类隔；第二，能否得到《五音集韵》的认可，跟《五音集韵》所定的字母不合者就是类隔。说明如下：

你，《韵镜》、《七音略》列娘母三等，《五音集韵》归娘母三等，《集韵》反切上字袭用《广韵》泥母一等字不合；

赧，《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列娘母二等，《五音集韵》归娘母二等，《集韵》用泥母“乃”字作反切上字不合；

，《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列娘母二等，《五音集韵》归娘母二等，《集韵》袭用《广韵》泥母“乃”字作反切上字不合；

，《韵镜》、《七音略》列端母四等，可是《五音集韵》并入知母三等竹力切陟小韵，可见丁力切类隔。

獭，《广韵》獭字有两读：他达切又他辖切，针对獭字他辖切一读，《韵镜》、《四声等子》列彻母二等，《五音集韵》归彻母二等，他辖切类隔。根据周祖谟（1942）的研究，北宋汴洛音曷、辖等一二等韵母“已无分野”，“辖”“达”韵母相同，《集韵》某位作者可能按照当时的汴洛音，把他辖切混读成他达切的音，並改他辖切的上字“他”为四等透母字“逃”。现代方言中，獭字读透母，是跟《广韵》、《集韵》的他达切对应。

此外，《广韵》至韵地，徒四切，《集韵》徒二切。《广韵》三等韵一般没有定母字，此切是例外，不算类隔。《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列定母四等，《五音集韵》归定母四等可证。

《广韵》音和、《集韵》改得不妥当的反切有 1 个：《广韵》纸韵柅，女氏切，娘母；《集韵》改为乃倚切，切上字用上声一等泥母字。

语音史上舌头音端组声母和舌上音知组声母的分合，北宋初期以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方言里演变的进程不一致，请看表五：

表五（+表示分，—表示合）

时地特征 考察材料	时间	地域	端组、知组 分立
后汉三国摄摩腾、安世高等经师	三世纪	魏都洛阳、吴都建业	—
吕忱《字林》	西晋	任城（今曲阜）	(+)(娘归泥)
郭璞《方言注》《尔雅》音注	276—324 年	闻喜（今山西闻喜）	—
《经典释文》所引徐邈音切	344—397 年	京口（今镇江）	(+)(娘归泥)
鸠摩罗什译经对音	343—413 年	长安	+(娘归泥)
法显等译经对音	317—420 年	洛阳	+(泥娘分)
顾野王《玉篇》	543 年（梁）	吴郡（今苏州）	+(泥娘混)
《经典释文》陆德明首音	583—589 年（陈）	金陵	—
曹宪《博雅音》	605—618 年（隋）	扬州江都（扬州）	+(泥娘分)
玄应《一切经音义》	638—649 年	长安	+(少数混)
颜师古《汉书注》	645 年	长安	+(泥娘混)
唐僧不空译经	705—774 年	长安	+(泥娘分)
唐僧玄奘和义净	604—664, 635—713	洛阳	+(泥娘分)
李善《文选注》	658 年	洛阳	+(泥娘混)
何超《晋书音义》	747 年	洛阳	+(泥娘分)
张参《五经文字》	776 年	长安	+(泥娘分)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736—929 年	陇右沙州	+(泥娘分)
朱翱的反切	961—974 年	金陵	+(泥娘分)
毋昭裔《尔雅音图》	934—965 年	河中龙门	+(泥娘混)
天息灾译音	?—1000 年	汴梁、洛阳	+(泥娘分)
施护译音	?—1017 年	汴梁、洛阳	+(泥娘分)
邵雍《声音倡和图》	1011—1077 年	汴梁、洛阳	+(泥娘混)

上表除了根据表四所参考的文献以外，还参考以下论着：

1. 摄摩腾、安世高等经师译音的研究，参考俞敏（1984）；

2. 吕忱《字林》反切的研究，参考周祖谟（1988）和简启贤（1998）；
3. 郭璞《方言注》《尔雅》音注反切的研究，参考坂井健一（1975）、陈亚川（1981）和董达武（1990）；
4. 《经典释文》所引徐邈音切研究，参考蒋希文（1999）；
5. 鸠摩罗什译经对音研究，参考储泰松（1996）和施向东（1999）；
6. 法显等译经对音研究，参考刘广和（2000）。

端组和知组的分立，始于西晋北方的某些方言，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魏晋音是上古音到中古音的转折点，可是反映声母演变的音切材料比较零散，¹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选择了现存音切较多较集中的三家经师注音和三家梵汉对音材料。知组从端组中分化出来，跟端组声母所结合的介音 r 的有无很有关系。3 世纪中晚期，吕忱的任城方言里，端透定和知彻澄虽有个别混切现象，但分化趋势很明显，¹⁶说明端组后面的介音 r 已消失。但是，同时期郭璞的闻喜话，端知却不分，端组后面的介音 r 还存在。4 世纪中期，徐邈的京口话较为复杂，知组二等还没有从端组分化出来，二等介音 r 完好保存在端组后面。知组三等分两类：一类端知混切不定，在三等介音 rj 的作用下，处于裂变的过渡状态；另一类已经独立成型。¹⁷跟徐邈同时期的北方长安、洛阳音端、知都已分立。6 世纪中叶，南方吴郡方言也分化了，但同时期陆德明金陵音端、知却混而不分。可见，端、知分立的进程，总的来说，北方方言要早于南方方言。分化的条件是一四等为端透定泥，二三等变知彻澄娘。7 世纪初，不管北方方言还是南方方言，端组和知组的分化都完成了。泥、娘分立，始于 4 世纪中期的洛阳话，不少学者不承认娘母的存在，但是从大量的对音材料和反切材料看，娘母是独立的，只是在不同的方言里或表现同一种方言的不同的语音材料里，泥娘两母有分有合。这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宋人 36 字母设立了娘母。有人认为这个娘母是字母家生造出来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关于这个问题，邵荣芬先生论证得很充分。¹⁸

《广韵》舌音分端组和知组两套，泥娘大体上有别，《集韵》更加彻底。《广韵》有 9 个用泥母字作娘母字反切上字的类隔切，《集韵》改为音和切的有 6 个，此外，《集韵》还把《广韵》用韵娘母 小韵秬用切，改读为日母小韵戎用切，跟用韵日母 小韵重出，也说明娘母有别于泥母。

总之，《集韵》改《广韵》的舌音类隔切还是比较彻底的，保留了《切韵》以来南北方言里舌头音和舌上音的区别，反映了宋初的读书音。

三、反切上字所体现的开合对立

六十年前，赵元任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¹⁹ 尖锐地批评了高本汉的《广韵》声母化说，提出了“介音和谐说”，即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的介音，有求同的趋势。这一理论非常适用于《集韵》的反切。开合、洪细的差别可归结为介音的不同，《集韵》反切下字的开合、洪细特征在反切上字得到充分体现。既然如此，考察《集韵》的反切上字就不仅仅是出于考订声母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以反切上字的分布规律为出发点，揭示韵母的开合洪细变化，构拟介音系统。

¹⁵ 参看坂井健一（1975）。

¹⁶ 据简启贤（1998：342—345）的研究，《经典释文》和其它传世古籍引用的《字林》的音切，去其重复，共 759 个，端知二组混切率分别为 2.22% 和 9.62%，《经典释文》所引《字林》的端知二组混切率竟低于《广韵》4.1% 的混切率。

¹⁷ 关于知组反切上字的分类，参看蒋希文（1999：p181—182）。

¹⁸ 邵荣芬：《切韵研究》，pp33-3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¹⁹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五卷第三第四分合刊, pp203-233, 1941。原文题目误作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据李荣《切韵音系》（1956 年）pp110 脚注更正。

《集韵》韵母的开合对立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个韵有开合对立，即开合同韵；二是不同的韵有开合对立，即开合不同韵。前者我们以假摄麻韵和止摄支韵为例（举平赅上去，下同），后者以遇摄鱼、虞韵为例，观察反切上字的开合对立情况。

《集韵》有42个声母：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来、知彻澄娘、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俟、章昌船书禅日、见溪群疑晓匣、影于以。²⁰

能够在麻韵（举平赅上去）开合两类韵母前同时出现的声母有见溪疑晓匣影、知彻、庄初生11个，列表如下。表中的斜体反切表示《集韵》新增加的反切，《集韵》新增的小韵反切，很多有特定的文献来源，《集韵》为了稽古的目的，往往保留反切而不加改动。划底线的反切表示《集韵》中这个反切的上字跟《广韵》相同，即《集韵》没有改动这个反切的上字。其它反切都是《集韵》改动《广韵》的反切。表中反切上字的开合跟反切所在韵的开合一致的，下标+，不一致的则下标-。下同。

表六

	见	溪	疑	晓	匣	影	知	彻	庄	初	生
麻开	居牙	丘加	牛加	虚加	何加	<u>於加</u>	<u>陟加</u>	抽加	庄加	<u>初家</u>	师加
上字开	+	+	+	+	+	+	+	+	+	+	+
麻合	姑华	姑瓜	吾瓜	<u>呼瓜</u>	胡瓜	<u>乌瓜</u>	张瓜		<u>庄华</u>		
上字合	+	+	+	+	+	+	-		-		
马开	举下	口下	语下	<u>许下</u>	亥下	倚下	展贾	<u>丑下</u>	<u>侧下</u>	<i>初雅</i>	所下
上字开	+	+	+	+	+	+	+	+	+	+	+
马合	<u>古瓦</u>	<u>苦瓦</u>	<u>五寡</u>		户瓦	乌瓦		<u>丑寡</u>	楚瓦	数瓦	
上字合	+	+	+		+	+		-	-	+	
禡开	居迓	丘驾	鱼驾	虚讶	亥驾	<u>衣驾</u>	<u>陟嫁</u>	<u>丑亚</u>	<u>侧驾</u>	<i>楚嫁</i>	<u>所嫁</u>
上字开	+	+	+	+	+	+	+	+	+	+	+
禡合	<u>古驾</u>	枯化	吾化	火跨	<u>胡化</u>	<u>乌化</u>					数化
上字合	+	+	+	+	+	+					+

能够在支韵（举平赅上去）开合两类韵母（每类各有重组）前同时出现的声母有见溪群疑晓影以、知彻澄娘来、精清从心、庄初生、章昌书禅日24个，列表如下。

先看两类重组及其反切上字的开合，以母和于母不构成重组，以母跟重A同类，于母跟重B同类。

表七

	见	溪	群	疑	晓	影	以	于
支开 A			<u>翹移</u>	<u>语支</u>	<u>香支</u>		余支	
上字开			+	+	+		+	
支合 A	均窺	缺规			<u>翹规</u>		匀规	

²⁰ 有关论证请参看拙文《集韵研究概说》，1999年。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上字合	+	+			+			+
纸开 A	颈尔	遣尔						演尔
上字开	+	+						+
纸合 A		犬蕊						尹捶
上字合		+						+
置开 A	<u>居企</u>	<u>去智</u>				<u>於赐</u>	<u>以豉</u>	
上字开	+	+				+	+	
真合 A	<u>规恚</u>	<u>窥睡</u>			<u>呼恚</u>	<u>於避</u>	弋睡	
上字合	+	+			+	—	—	
支开 B	<u>居宜</u>	丘奇	<u>渠羈</u>	<u>鱼羈</u>	虚宜	<u>於宜</u>		
上字开	+	+	+	+	+	+		
支合 B	俱为	驱为	<u>巨为</u>	虞为	吁为	邕危		于
上字合	+	+	—	+	+	+		+
纸开 B	举绮	去倚	巨绮	语绮	许倚	隐绮		
上字开	+	+	+	+	+	+		
纸合 B	古委	苦委	巨委	五委	虎委	邬委		羽委
上字合	+	+	—	+	+	+		+
置开 B	<u>居义</u>	<u>卿义</u>	<u>奇寄</u>	<u>宜寄</u>	<u>香义</u>	<u>於義</u>		
上字开	+	+	+	+	+	+		
真合 B	居伪	<u>丘伪</u>		<u>危睡</u>	<u>况伪</u>	<u>於偽</u>		<u>于偽</u>
上字合	—	—		+	+	—		+

再看舌齿音反切及其反切上字的开合情况。《集韵》知组、庄组和来母跟重组 B 类同类，章组、精组和日母跟重组 A 类同类，故下表知组、庄组和来母列在一起，章组、精组和日母放在一起。

表八

	精	清	从	心	章	昌	书	禅	日
支开	将支	七支	才支	相支	<u>章移</u>	侈支	商支	常支	如支
上字开	+	+	+	+	+	+	+	+	+
支合	<u>遵为</u>		<u>才规</u>	宣为	<u>专垂</u>	姝为		<u>是为</u>	儒垂

上字合	+		—	+	+	+		—	+
纸开 上字开	蒋氏 +	浅氏 +	自尔 +	想氏 +	掌氏 +	敞尔 +	赏是 +	上纸 +	
纸合 上字合	祖委 +		聚蒙 +	选委 +	主蒙 +			是捶 —	乳捶 +
置开 上字开	<u>子智</u> +	<u>七赐</u> +	<u>疾智</u> +	<u>斯义</u> +	<u>支义</u> +	<u>充鼓</u> —	<u>施智</u> +	<u>是义</u> +	
真合 上字合				<u>思累</u> —	<u>之瑞</u> —	<u>尺伪</u> —	<u>式瑞</u> —	树伪 +	

表九

	知	彻	澄	娘	庄	初	生	来
支开 上字开	珍离 +	抽知 +	陈知 +		庄宜 +	又宜 +	山宜 +	邻知 +
支合 上字合	株垂 +		重垂 +		<u>壮随</u> —	初危 —	<u>山垂</u> —	伦为 +
纸开 上字开	展豸 +	丑豸 +	丈尔 +	乃倚 +	阻氏 +		<u>所绮</u> +	鞞尔 +
纸合 上字合			<u>直婢</u> —	<u>女委</u> —		楚委 —		
置开 上字开	<u>知义</u> +				<u>争义</u> +		<u>所寄</u> +	<u>力智</u> +
真合 上字合	<u>竹恚</u> +		<u>驰伪</u> —	<u>女恚</u> —				力伪 —

能够在鱼韵和虞韵（举平赅上去）两类韵母前同时出现的声母有：见溪群疑晓影以、知彻澄娘来、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章昌书禅日 26 个，列表如下。

表十

·见	溪	群	疑	晓	影	以	庄	初	崇		
生											
鱼开	斤於	丘於	求於	牛居	休居	衣虚	羊诸	臻鱼	<u>楚居</u>	床鱼	山於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上字开	+	+	+	+	+	+	+	+	+	+	+
虞合	恭于	亏于	权俱	元俱	匈于	邕俱	容朱	<u>庄俱</u>	俞	崇乌	双雏
上字合	+	+	+	+	+	+	+	—	+	+	—
语开	苟许	口举	白许	偶举	喜雨	欧许	演女	壮所	翔所	状所	爽阻
上字开	+	+	+	+	+	+	+	+	+	+	+
曷合	果羽	颢羽	郡羽	五矩	火羽	委羽	勇主			撰禹	爽主
上字合	+	+	+	+	+	+	+			+	—
御开	<u>居御</u>	<u>丘据</u>	<u>其据</u>	<u>牛据</u>	<u>许御</u>	<u>依据</u>	<u>羊茹</u>	<u>庄助</u>	创据	<u>床据</u>	<u>所据</u>
上字开	+	+	+	+	+	+	+	+	+	+	+
遇合	俱遇	<u>区遇</u>	衢遇	元具	吁句	威遇	俞戍	<u>仄遇</u>	<u>乌数</u>		双遇
上字合	+	+	+	+	+	+	+	—	+		—

表十一

	知	彻	澄	娘	来	精	清	从	心	邪
鱼开	张如	抽居	陈如	<u>女居</u>	凌如	<u>子余</u>	千余		新余	祥余
上字开	+	+	+	+	+	+	+		+	+
虞合	追输	桩俱	重株	<u>乃俱</u>	龙珠	遵须	俊须			询趋
上字合	+	+	+	—	+	+	+			+
语开	展吕	<u>丑吕</u>	丈吕	碾与	两举	子与	此与	在吕	写与	象吕
上字开	+	+	+	+	+	+	+	+	+	+
曷合	冢庾		重主	<u>尼主</u>	陇主		此主	在庾	耸取	
上字合	+		+	—	+		—	—	+	
御开	<u>陟虑</u>	楮御	<u>迟据</u>	<u>尼据</u>	<u>良据</u>	<u>将豫</u>	<u>七虑</u>		<u>息据</u>	祥豫
上字开	+	+	+	+	+	+	+		+	+
遇合	株遇	<u>丑注</u>	厨遇		龙遇	遵遇	俊遇	从遇	宣遇	<u>辟屡</u>
上字合	+	—	+		+	+	+	+	+	—

表十二

	章	昌	书	禅	日
鱼开	专於		商居	常如	<u>人余</u>

上字开	—		+	+	+
虞合	钟输	春朱	春朱	慵朱	汝朱
上字合	+	+	+	+	—
语开	掌与	敞吕	赏吕	上与	忍与
上字开	+	+	+	+	+
曷合	肿庾			上主	纂主
上字合	+			—	+
御开	<u>章恕</u>	<u>昌据</u>	<u>商暑</u>	<u>常恕</u>	如倨
上字开	+	+	+	+	+
遇合	朱戌	昌勾	春遇	殊遇	儒遇
上字合	+	+	+	+	+

根据表六——表十二，可以得到三点认识：

1. 除了唇音反切外，《集韵》不少反切下字的开合，是能够从反切上字得到反映的。《集韵》改动《广韵》上字的反切，反切上字开合对立的趋势比较明显，总的来看，开口反切的上字有读开口的趋势，合口反切的上字有读合口的趋势，各韵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这说明跟反切上字相拼的反切下字有两类介音：一类合口介音，可拟作圆唇元音 u，另一类开口介音，没有 u。《集韵》的开合，就是没有 u 和有 u 的对立。

2. 开口韵和合口韵的反切上字的对立，其性质跟开合同韵的相同，都反映两类介音的对立，即有 u 跟没有 u 的区别。举例来说，麻韵（举平赅上去，下同）开口反切的上字大多是开口字，合口反切的上字大多是合口字；鱼韵的反切上字大多是开口字，虞韵的反切上字大多是合口字。鱼韵和虞韵的介音对立，就如同麻韵开口介音和合口介音的对立。²¹

3. 《集韵》某些韵里反切上字开合对立的程度跟声母类别有关。表六——表十二所列的12个韵，喉牙音反切上字的开合对立最彻底，其次是舌齿音，依次为章组、日母、来母、精组和知组，庄组反切上字的开合对立最不彻底。

从《集韵》改良反切的总体情况看，跟反切下字开合一致的反切上字，其开合跟《广韵》和宋代韵图《韵镜》《七音略》一致，而跟《集韵》同时期或稍早的方言有同有异。如《广韵》鱼韵和虞韵（举平赅上去，下同）有别，《集韵》鱼、虞韵里，改良反切的上字有对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里，鱼韵字一部分跟虞韵字混，一部分跟止摄字相混而跟虞韵字有别；²²毋昭裔（934—965年）的河中龙门音和邵雍（1011—1077年）的汴洛音的鱼、虞不分；²³朱翱的金陵音（961—974年）有一部分混切，但从反切系联的结果看，鱼、虞分立²⁴；《韵镜》《七音略》分。又如《广韵》齐韵（举平赅上去，下同）有开合两类韵母，《集韵》齐韵改良的反切，除了上声荠韵唇音、透母、匣母和疑母反切外，开口反切的上字一律改用开口

²¹ 有意思的是，麻、马、禡韵牙喉音的开口反切上字大多是鱼、语韵等开口三等字，合口反切上字大多是模、姥韵等合口一等字，决不混用。而鱼、语韵的反切所用的上字大多是尤、有、侯、厚韵和阳韵等开口三等字，模、姥韵的反切所用的上字大多是东合一、董合一和戈、果韵等合口一等字，截然有别。因此，鱼、语韵和模、姥韵的介音对立，就等于麻、马、禡韵牙喉音两类介音的对立，即开口 i 和合口 u 的对立。

²² 参看罗常培（1933）、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

²³ 毋昭裔音参看冯蒸（1994），邵雍音参考周祖谟（1942）。

²⁴ 参看王力（1982）和严学宥（1943）。

字，合口反切的上字一律改用合口字；晚唐五代西北方音、毋昭裔音和邵雍音齐韵字开合有别；²⁵朱翱音齐韵字开合混为一类；²⁶《韵镜》、《七音略》分。这说明，《集韵》中那些体现反切下字开合区别的反切上字，其开合跟当时或稍早的南北方言不完全等同，应该反映宋初的读书音。

四、反切上字所反映的洪细特征

（一）《集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

《集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跟《广韵》有同有异，通过被《集韵》改动的《广韵》反切的上字体现出来。至于《集韵》没有改动的《广韵》反切上字，反映《广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我们不考虑在内。早在1931年，白涤洲先生在他的那篇《集韵》音系研究里程碑式的论文《集韵声类考》里，就已经把《集韵》改动上字的反切跟《广韵》反切进行比较，考察《集韵》声类的特点。搞清《集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仍然需要运用这种比较的方法。²⁷

《切韵》（《广韵》）的声母有帮滂並明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俟章昌船书禅影于以晓匣来日38个。²⁸能跟一二三四等韵母结合的声母有见溪疑晓影帮滂並明来10个，能跟一三四等韵母结合的声母有精清从心4个，就这14个声母的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而言，一二四等是一组，三等是一组。

《切韵》（《广韵》）其它24个声母，能跟一四等韵母结合的声母有端透定泥，²⁹反切上字多数为一等字，少数为四等字，既可以出现在一等韵，也可以出现在四等韵。能跟二三等韵母结合的声母有知彻澄娘庄初崇生，反切上字多数为三等字，出现在二等韵和三等韵里，少数反切上字为二等字，只出现在二等韵里。只能跟三等韵母结合的声母有章昌船书禅俟日邪群于以，反切上字都是三等字，只出现在三等韵里。能跟一二四等结合声母有匣母，反切上字是一等字和二等字，一般只出现在一、二、四等韵里。到了《集韵》，这24个声母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形跟《切韵》（《广韵》）一致。

因此，讨论《集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及其特点，关键要看《集韵》所改动的《广韵》见溪疑晓影帮滂並明来精清从心14个声母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况。下面分三组讨论：（1）牙喉音（见溪疑晓影）和唇音（《集韵》有重唇音帮滂並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为一组；（2）齿头音（精清从心）为一组；（3）半舌音（来母）为一组。

1. 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

《切韵》（《广韵》）唇牙喉音四等俱全的声母有见溪疑晓影帮滂並明九个，其反切上字在各等韵的分布如表十三所示。表中数据的统计依据李荣先生（1956，p83—87）。下同。

表十三（单位：切次）

被切字的等 反切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	----	----	----	----

²⁵ 出处同注20，21。

²⁶ 天息灾和施护对音反映开合对立的字少，此处不论。关于朱翱音齐韵的开合，请参看严学宥（1943）和拙文（1994）。

²⁷ 2000年10月，平山久雄先生在给笔者的来信中明确指出，看《集韵》反切的特点，应该着眼于《集韵》改动的跟《广韵》不同的那些反切。本人深受启发，谨在此感谢平山先生的提示和指教。

²⁸ 为了便于跟《集韵》比较，这里把于母从匣母中分出。

²⁹ 个别二等、三等韵母可以跟端透定泥结合。

一等	362	236	10	107
二等	0	9	0	0
三等	25 (於 4)	49 (於 9)	689	26 (於 8)
四等	0	0	0	1
三等上字在各等韵里的比率	6. 5%	16. 7%	98. 5%	19. 4%

反切上字“於”有一等和三等两读，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统计时算作三等。

《切韵》唇牙喉声母的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有明显的的分组趋势，可以从三点来看：

- (1) 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绝大多数出现在三等韵里，很少出现在一二四等韵里；
- (2) 一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主要是一等字，绝大多数出现在一二四等韵里，极少出现在三等韵里；

(3) 一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二、四等韵里的切次总和跟出现在三等韵的切次之比为 $(362+236+107+9+1) : 10 = 71.5 : 1$ ；三等韵里，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总和之比为 $689 : 10 = 68.9 : 1$ ，比率都很大，分组很明显。

《广韵》的帮滂並明到了《集韵》，分化为重唇音帮滂並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两组，《集韵》帮滂並明非敷奉微见溪疑晓影14个唇牙喉音声母的反切，改动反切上字的有978个，各等韵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形如表十四所示。

表十四 (单位: 切次)

被切字的等反切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146	90	65	15
二等	4	8	8	0
三等	94	112	332	42
四等	0	0	19	43
三等上字在各等韵里的比率	38. 5%	53. 3%	78. 3%	42%

跟《切韵》(《广韵》)相比,《集韵》所改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布有三个很大的变化:

(1) 三等字可以自由地作一等韵、二等韵和四等韵的反切上字,比率显著增加,依次为38. 5%、53. 3%和42%。一、二、四等韵里的三等反切上字切次的总和跟三等韵里的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比为 $(94+112+42) : 332 = 1 : 1.3$;

(2) 一二四等字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切次明显增加。三等韵里,一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和跟三等反切上字的比为 $(65+8+19) : 332 = 1 : 3.6$;

(3) 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切次显著增加,四等字不作一等韵、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却可以自由地作四等韵和三等韵的反切上字,两者切次之比为 $43 : 19 = 2.3 : 1$ 。

因此,《集韵》四等俱全的唇牙喉音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已经没有分组的趋势。

但是,这並不意味着《集韵》唇牙喉音反切上字不能分组。表十五把表十四具体化,三等字分普通三等(简称普三)、重组三等(简称重三)和重组四等(简称重四)三类,所谓普通三等,指非重组的三等韵母,相当于李荣《切韵音系》所分的子类韵和丑类韵之和。

表十五 (单位: 切次)

被切字的等反切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四等	各等总切次
一等	146	90	32	31	2	15	316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二等	4	8	3	5	0	0	20
普三	80	80	166	55	4	3	388
重三	11	29	27	20	0	1	88
重四	3	3	1	0	59	38	104
四等	0	0	0	0	19	43	62
各等总切次	244	210	229	111	84	100	978

上表说明，《集韵》喉牙唇音反切上字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是一组，反切上字重四和四等是另一组，有明显的分组趋势，有以下三点根据：

(1) 重组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几乎不出现一等韵、二等韵、重三和普三韵里（共7次），一般出现在重四和四等韵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不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重三和普三韵里，只出现在重四和四等韵里。重四反切上字跟四等反切上字，分布相同，因此是一类。

(2) 一等字和二等字作反切上字，跟重组三等字和普通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形相同，都是不出现或很少出现在重四和四等韵里，而共同较多地出现在一二等韵、普三和重三韵里。可见，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是一类。一二等字跟重三、普三字可以较多地互作反切上字，这是《集韵》唇牙喉音反切上字分布的一个新特点。如果肯定重三、普三反切上字是细音，那么一二等反切上字就有细音化的趋向。

(3) 有两个数据很说明问题：重四字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重四和四等韵里共有 $(59+38+19+43)=159$ 切次，在一、二、普三和重三韵里共有 $(3+3+1)=7$ 切次，两者之比为22.7:1。一等字、二等字、普三字和重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二、普三和重三韵里共计 $(146+90+32+31+4+8+3+5+80+80+166+55+11+29+27+20)=787$ 切次，在重四和四等韵里共有 $(2+15+4+3+1)=25$ 切次，两者之比为31.5:1。

2. 齿头音声母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

《切韵》（《广韵》）齿头音有精清从心邪五个，邪母字只能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精清从心四个声母的反切上字，出现在一、三、四等韵里，其分布情况如表十六所示。

表十六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133	17	27
三等	36	207	11
四等	8	5	7
三等上字在各 等韵里的比率	20.4%	90.4%	24.4%

《切韵》（《广韵》）齿头音三等反切上字大多数在三等韵里，较少出现在一四等韵里。三等韵里，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等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和的比为207: (5+17) =9.4:1；一等字、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等韵和四等韵里的切次共计 $(133+27+8+7)=175$ 切次，在三等韵里共有 $(17+5)=22$ 切次，两者之比为8:1，但跟喉牙唇音上字分布相比，两个比率相对较低。齿头音反切上字一四等跟三等有分组的趋势，但远没有唇牙喉音反切上字那样明显。

《集韵》改动的齿头音一三四等反切上字分布情况如表十七所示。

表十七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86	19	4
三等	30	128	10
四等	8	10	8
三等上字在各 等韵里的比率	21.4%	81.5%	45.5%

可以看出，反切上字一四等跟三等没有明显的分组趋势，理由有二：

(1) 三等韵里，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等字和四等字的切次之和的比为 $128:(19+10)=4.4:1$ ；一等字、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等韵和四等韵里的切次共计 $(86+4+8+8)=106$ 切次，在三等韵里共有 $(19+10)=29$ 切次，两者之比为 $3.7:1$ 。两个比率小，分组不明显；

(2) 三等反切上字可以较多地出现在四等韵，四等韵里，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为 45.5% 。四等字也可以较多地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占四等反切上字总切次的比率为 $10:(8+10+8)=38.5\%$ 。一等字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的切次较少。反切上字四等跟三等关系较密切。

3. 来母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

《切韵》（《广韵》）反切上字的分布如表十八所示。

表十八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51	1	0	11
二等	0	0	0	0
三等	3	4	67	5
四等	0	0	0	1

《切韵》（《广韵》）来母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有明显的分组趋势。《集韵》所改动的来母反切上字的分布如下表：

表十九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31	2	0	3
二等	0	0	0	0
三等	5	5	43	3
四等	2	0	0	5

《集韵》来母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跟《切韵》（《广韵》）相同。

综上所述，从《切韵》到《集韵》，《切韵》（《广韵》）唇牙喉音和齿头音反切上字的分组格局被打破了，除来母外，一二四等反切上字跟三等反切上字已经没有分组的趋势。

《集韵》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组格局最为明显，一、二等、普通三等和重组三等是一类，重组四等和纯四等是一类，唇牙喉音的一二等反切上字有细音化的倾向，主要是开口牙喉音一二等细音化很明显（见下文），这是一个新的特点。《集韵》两类重组反切上字分布状况很复杂，跟普通三等和纯四等反切上字的分布形成严整的关系。揭示出这层关系，就解开了反切上字三等和四等两类细音纠缠在一起的疙瘩。

（二）《集韵》的介音系统

《集韵》重组问题是介音构拟的关键，解释了《集韵》的重组现象，就看清了介音问题的本质。《集韵》的三等韵格局基本上是《切韵》（《广韵》）的格局，可分为子类韵、丑类韵和寅类韵三类，但是，它们跟四等韵的关系与《切韵》（《广韵》）不同。为了便于统计，我们把子类韵和丑类韵合为普通三等韵（简称普三）一类，把寅类韵分成重组三等韵（简称重三）和重组四等韵（简称重四）两类。跟重三和重四韵母结合的声母有帮滂並明见溪群疑影晓10个，跟普三韵结合的唇牙喉音声母有帮滂並明非敷奉微见溪群疑影晓14个，表二十是《集韵》三等韵和四等韵里14个声母的四等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形，统计对象包括未改动上字的反切和改动上字的反切，共计864个。

表二十（单位：切次）

被切字 切上字	重三	普三	重四	纯四	总切次
重三	48	31	2	4	85
普三	165	317	37	15	534
重四	2	2	114	56	174
四等	0	0	17	54	71

从上表已经可以看出普三和重三、重四和四等的密切关系。《集韵》改动反切上字的上述反切，有484个，分布情形如下表：

表二十一（单位：切次）

被切字 切上字	普三	重三	重四	纯四
普三	193	67	5	3
重三	30	20	0	1
重四	1	0	65	37
纯四	0	0	19	43

上表说明，重四字和四等字互为反切上字，决不作重三、普三韵的反切上字。重三字和普三字互为反切上字，不作或很少作重四、四等韵的反切上字。因此，重三切上字跟普三切上字是一类，重四切上字跟四等切上字是一类，界限分明。也就是说，《集韵》的三等反

切上字是两类细音，一类是普通三等和重组三等；另一类是重组四等，跟四等同类。根据赵元任先生的介音和谐说，跟两类反切上字拼切的反切下字有两种不同的介音。重组三、四等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普通三等与四等介音的区别。

《集韵》反切上字所体现的三四等介音格局，跟《切韵》（《广韵》）不同，从何而来？需要通盘考察《切韵》以后、《集韵》以前的语音发展状况。

早在八世纪初，北方汉语已经有了重组三等与普通三等相混、重组四等与纯四等相混的迹象。平田昌司教授见告，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歌谣部分的汉字音反映了唐代北方语音，《日本书纪》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基本上由两个层次构成，森博达（1991）把两个层次分别叫做分别叫做α群（卷14至卷19、卷24至卷27）、β群（卷1至卷13、卷22至卷23），其它卷20、卷21、卷28至卷30各卷不包含对音资料。α群的汉文是比较标准的文言，汉字音也比较忠实地反映唐代北方音；β群的汉文日语色彩比较浓厚，汉字音已经经过了日本化。α群的一部分重组汉字音，根据森博达（1991）的统计如下，例字后标明出现的次数：

30

ki 甲類 枳 50 岐 15 祇 1 企 6 稟 1 祁 1 （重组四等字）

kī 乙類 紀 5 基 4 己 1 （普通三等字）

ke 甲類 稽 4 鷄 2 啟 1 （纯四等字）

kē 乙類 該 7 開 5 愷 1 凱 1 （一等字）

gi 甲類 蟻 3 枳 1 （重组三等、重组四等相混）

gī 乙類 擬 8 疑 1 三等韻（普通三等字）

Fi 甲類 比 24 毘 4 避 2 譬 1 必 1 （重组四等字）

Fī 乙類 彼 2 悲 1 （重组三等字）

Fe 甲類 陞 15 鞞 4 弊 1 （重组四等、纯四等混）

Fē 乙類 陪 6 倍 5 杯 3 （一等韻）

mi 甲類 彌 31 彌 18 美 9 寐 1 （重组三等、重组四等相混）

mī 乙類 微 3 三等韻（普通三等字）

me 甲類 謎 5 （纯四等字）

mē 乙類 梅 8 每 7 （一等字）

可以看出，有些汉字音，重组三等韵母与普通三等韵母相同，重组四等韵母与纯四等韵母相同。有些汉字音，重三与重四不分。

到了慧琳的《一切经音义》（810年），重组三等与普通三等彻底合流，重组四等跟纯四等彻底合流。表二十二和表二十三是慧琳重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况：³¹

表二十二（单位：切次）

³⁰ 承蒙日本学者平田昌司教授惠赐《日本书纪》的材料，谨致谢忱。

³¹ 参看谢美龄（1990），此表据谢美龄（1990）的有关统计改制而成，在此谨向谢女士致谢。

被切字的类别 反切上字的类别	一等韵	二等韵	重三韵	普三韵	重四韵	纯四等韵
反切上字为重四	0	5	9	4	925	349
反切上字为重三	2	7	1199	139	14	3
各等韵切上字次数	2	12	1208	143	939	352

表二十三（单位：切次）

反切上字的类别 被切字的类别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为重四	10	2	29	129
被切字为重三	11	0	638	2
重三、重四反切的 上字次数	21	2	667	131

慧琳的反切上字普通三等跟重三等是一类，反切上字四等跟纯四等是一类，界限严格。

从反切下字来看，慧琳反切同摄重组四等韵跟纯四等韵合流，重组三等韵跟普通三等韵合流。因此，慧琳反切的三四等介音的格局是：介音两分，重组三等和普通三等的介音都是 j；重组四等和纯四等的介音都是 i。这与《集韵》反切上字所体现的三四等介音格局相同。

因此，《集韵》反切上字所体现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可以追溯到早于《集韵》229 年成书的慧琳《一切经音义》（810 年）音系的介音格局。

慧琳以后、《集韵》以前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又是如何呢？³²

分析三四等介音的关键是重组。从晚唐到北宋，一些方言是不分重组的。根据罗常培（1933）、B. Csongor(1960)、邵荣芬（1963）、高田时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的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736—929）重组三等和重组四等已经不分了。又据邵荣芬（1995）的研究，吴棫（？——1153）《韵补》所反映的北宋闽北建瓯音不分重组。

慧琳以后、《集韵》成书以前区分重组的方言，我们着重讨论敦煌写本《碎金》、后蜀毋昭裔的《尔雅音图》（961—974）、朱翱的反切（934—965）、辽僧行均的《龙龕手镜》（997）和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

成书于 9 世纪初期的敦煌写本《碎金》，收录的大都是唐代西北俗语，反映了唐末西北方音。³³有重三字与普三字混读、重四字与纯四等字混读的现象，如：³⁴

止摄

支韵重三与之混：崎，《广韵》去奇切，支韵重开三溪母，《碎金》音欺，之韵开三溪母；纸韵重三与志混：伎，《广韵》渠绮切，纸韵重开三群母，《碎金》音忌，志韵开三群母，且全浊上声变去声；

支韵重三与微混：菱，《广韵》於为切，支韵重合三影母，《碎金》音威，微韵合三影母；纸韵重三与尾混：诡，《广韵》过委切，纸韵重合三见母，《碎金》音鬼，尾韵合三见母；至韵重三与未混：覬，《广韵》几利切，至韵重开三见母，《碎金》音既，未韵开三见母。

山摄

铎韵与獮韵重四混：匾，《广韵》方典切，铎韵帮母，《碎金》必浅反，獮韵重四帮母；

屑韵与薛韵重四混：蔑，《广韵》莫结切，屑韵明母，《碎金》末列反，薛韵重四明母。

毋昭裔的《尔雅音图》（961—974）记录了河中龙门音，重组字与普通三等字、纯四等字的混读情况较为复杂，不分重组的现象和区分重组的现象并存。根据冯蒸（1998：456）的统计，舒声韵中，重三与重四相混占 32.7%，重三与普三相混占 44.5%，重四与纯四相混

³² 关于慧琳时期到《集韵》时期各个方言的重组和三四等介音的情况，请参考拙作（2003）。

³³ 请看姜亮夫（1985：61—62）和朱凤玉（1997：33—97）。

³⁴ 参考朱凤玉（1997：161—166）。

占 12.9%；入声韵中，重三与重四相混占 52.2%，重三与普三相混占 8.7%，重四与纯四相混占 34.8%。区分重组的韵字，三四等介音格局跟慧琳音相同。

关于朱翱反切（934-965）的性质，各家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反映晚唐金陵士人的语音。请看下表：

表二十四（单位：次数）³⁵

被切字的类别 反切上字的类别	一等韵	二等韵	重三韵	普三韵	重四韵	纯四等韵
反切上字为重四	6	14	6	16	208	111
反切上字为重三	19	41	179	58	8	12
各等韵切上字次数	25	55	185	74	216	123

表二十五（单位：次数）

反切上字的类别 被切字的类别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为重四	10	0	32	48
被切字为重三	18	1	212	13
重三、重四反切的 上字次数	28	1	244	61

表十三、表十四说明：反切上字重三和重四对立，反切上字重三跟普三同类，反切上字重四跟纯四等同类。重三和重四的介音为 j，重四和纯四等的介音为 i。三四等介音格局跟慧琳音相同。

根据张卫东（2001），辽僧行均所著字书《龙龕手镜》（997年）的声母和声调系统跟《广韵》差别不大，可是韵母系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通语口语音。值得注意的是，行均音的同摄重组三等韵母跟普通三等韵母合流，重组四等韵母跟纯四等韵母合流，如：

臻摄：覲、瑾，《广韵》渠遴切，震韵重开三群母；《龙龕手镜》音近，焮韵开三群母。

衅，《广韵》许覲切，震韵重开三晓母；《龙龕手镜》许靳反，焮韵开三晓母。

山摄：犍，《广韵》居言切，元韵开三见母；《龙龕手镜》居乾反，仙韵重开三见母。

偃，《广韵》於幪切，阮韵开三影母；《龙龕手镜》於蹇反，仙韵重开三影母。

倦，《广韵》渠卷切，线韵重合三群母；《龙龕手镜》狂愿反，愿韵合三群母。

遣，《广韵》去战切，线韵重开四溪母；《龙龕手镜》去见反，霰韵开四溪母。

缺，《广韵》苦穴切，屑韵合四溪母；《龙龕手镜》苦悦反，薛韵重合四溪母。

撇，《广韵》普箴切，屑韵开四滂母；《龙龕手镜》普灭反，薛韵重开四滂母。

效摄：膘，《广韵》符少切（小韵重四奉母）又孚小切（小韵重四滂母）；《龙龕手镜》扶了反（篠韵四等奉母）又芳小切（小韵重四滂母）。

咸摄：俭，《广韵》巨险切，琰韵重三群母；《龙龕手镜》巨广反，俨韵三等群母。

俨，《广韵》鱼掩切，俨韵三等疑母；《龙龕手镜》鱼捡反，琰韵重三疑母。

可见，《龙龕手镜》的三四等介音跟慧琳音相同。

邵雍《声音倡和图》音图列“开发收闭”划分一、二、三、四等，重三字和普通三等字排在“收”类（相当于三等），重四字和纯四等字排在“闭”类（相当于四等），井然有序。

³⁵表二十四、二十五据张慧美（1988）的有关统计改制而成。在此谨向张女士致谢。

具体说来，“闭”类的重四字，或者跟“收”类的重三字对比，如一（闭）——乙（收）、民（闭）——眉（收）、鼻（闭）——备（收）、匹（闭）——品（收）；或者跟“收”类的普三字对比，如癸（闭）——九（收）、揆（闭）——近（收）、弃（闭）——丘（收）、必（闭）——丙（收）。“闭”类的纯四等字，或者跟“收”类的重三字对比，如米（闭）——美（收），或者跟“收”类的普三字对比，如尧（闭）——月（收）、瓶（闭）——平（收）。这说明邵雍所记录的汴洛音是分辨重组的，而且重三和普三的“等”相同，重四和纯四等的“等”相同。

总之，《集韵》反切上字所体现的三四等介音，继承了慧琳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并跟晚唐五代宋初一些方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相同，反映了北宋实际语音。

慧琳音的长安音，代表了中晚唐时期汉语的标准音。《集韵》时代，标准音基础转变为汴洛音，北宋汴洛音跟晚唐长安音是一脉相承的，保留了长安音的许多语音特点。《集韵》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就继承了长安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

再看一二等介音。《切韵》（《广韵》）一二等跟四等介音相同，开口都无介音，合口介音是u-。到了《集韵》，牙喉音（包括见溪群疑晓匣影7个声母）开口一二等韵里反切上字的分布出现了新的趋势。

表二十六（单位：切次）

切上字的等 开口 牙喉音 被切字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纯四
一等韵	45	12	75	5	0	0
二等韵	32	16	80	14	1	0

上表是《集韵》改动《广韵》牙喉音（包括见溪群疑晓匣影7个声母）开口一二等韵里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况。普三字和重三字可以大量作开口牙喉音一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其切次总和为75+80+5+14=174（次），超过一二等字作开口牙喉音一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切次的总和和45+12+32+16=105（次）。重四字和纯四字不作开口牙喉音一二等韵的反切上字。

请看《集韵》改动《广韵》牙喉音（包括见溪群疑晓匣影7个声母）开口三四等韵里的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况。

表二十七（单位：切次）

切上字的等 开口 牙喉音 被切字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纯四
普三韵	11	0	76	7	0	0
重三韵	1	0	49	2	0	0
重四韵	0	0	4	0	20	13
纯四韵	3	2	1	0	25	37

把表二十六跟表二十七相比，可以看出四点：

（1）重组四等和纯四等牙喉音反切上字只交互出现在重组四等韵和纯四等韵里，不出现在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韵的牙喉音里。而《切韵》（《广韵》）的寅类反切上字绝大多数出现在子丑寅三类三等韵里，极少出现在四等韵里。《集韵》对重组四等和纯四等反切上

字的大改动，打破了《切韵》（《广韵》）重四等和纯四等反切上字分立的僵局。

(2) 《集韵》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不出现或极少出现在重组四等和纯四等韵里，而共同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普三韵和重三韵的牙喉音反切里，这说明重组四等反切上字和纯四等反切上字是一类，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是另一类，界限分明。

(3) 普三字和重三字作反切上字，在牙喉音开口一二等韵里的切次之和（174次），大于在牙喉音开口重三、普三韵里的切次之和（76+49+7+2=134次），说明《集韵》牙喉音开口一二等韵确实有细音化倾向。

(4) 重四字和纯四等字不作牙喉音开口一等韵、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如同重四字和纯四等字不作牙喉音开口普三韵、重三韵的反切上字一样。说明细音化的牙喉音开口一二等字的介音，跟普三字和重三字的同类，跟重四字和纯四等的不同。普三和重三介音是 j，则牙喉音开口一二等字的介音也是 j。

但是，一二等字作反切上字，多数还是出现在开口牙喉音一、二等韵里，很少或不出现在开口牙喉音三四等韵里，下表是《集韵》改动《广韵》的一二等反切上字在开口牙喉音各等韵里的分布情形：

表二十八（单位：切次）

开口牙喉音被切字上字的等	一等韵	二等韵	普通三等韵	重组三等韵	重组四等韵	纯四等韵
一等	45	32	11	1	0	3
二等	12	16	0	0	0	2

所以，有的学者不主张开口牙喉音一二等韵细音化，有的学者干脆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集韵》开口牙喉音一二韵是否细音化？该怎样解释？日本学者西上胜（1982）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联系近代汉语开口二等牙喉音有 i 介音的事实，认为《集韵》二等开口牙喉音产生了细音介音，但这个介音是什么？该如何构拟？看法不一。许宝华、潘悟云（1994）主张是 i，麦耘（1995b）认为是 ri (<r)，邵荣芬（1995a, 1997）主张《集韵》三四等介音只有一类 i，则开口二等牙喉音介音也是 i。拙作（1999b）从反切上字的分布格局，论证《集韵》的三四等介音有两类，一类是重三、普三介音 j，另一类是重四、四等介音 i，二等开口牙喉音介音跟重三、普三介音相同，是 j 而不是 i。但是，跟开口牙喉音二等韵一样，开口牙喉音一等韵里也有很多反切上字是普三字和重三字，为什么不能进一步认为开口牙喉音一等韵也细音化，也有介音 j？现在对拙作（1999b）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

应该承认，主张《集韵》开口二等喉牙音有介音 j，会碰到麻烦，至少有三个问题难以回避，要坚持这个观点，就要正面回答问题。

1. 根据表二十六，《集韵》一二等字作反切上字，很多出现在牙喉音开口二等韵里，极少或不出现在开口牙喉音三四等韵里，是否意味着开口二等牙喉音是洪音？

《广韵》有 41 个二等韵，其中反切上字被《集韵》改动的开口牙喉音小韵有 143 个，分布在除了去声绛韵以外的 40 个二等韵里。《集韵》改动《广韵》开口牙喉音二等韵里的反切上字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二十九（单位：切次）

声母上字等	见	溪	疑	晓	匣	影	上字各等的切次	占总切的比率
一等	2	8	3	5	13	1	32	22.3%
二等	1	1	1	0	13	0	16	11%
普三	23	14	20	15	1	7	80	65.7%
重三	0	0	2	0	0	12	14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重四	1	0	0	0	0	0	1	0.7%
四等	0	0	0	0	0	0	0	
总切次	27	23	26	20	27	20	143	
上字是普三、重三字的比率	85.2%	60.9%	84.6%	75%	3.7%	95%		

从上表看出，重四字和纯四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接近零，可以肯定，重四字和纯四等字不作牙喉音开口二等韵的反切上字。普三字和重三字大量的作牙喉音开口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切次最多，占二等韵里反切上字总切次的65.7%。

二等字作牙喉音开口二等韵的反切上字，有16次，占二等韵里反切上字总切次的11%，分布如下：贾1次，克1次，雅1次，下9次，辖4次。匣母上字有13次，都是开口二等字。见溪疑母反切上字都跟普通三等反切上字同类：贾，举下切。可，乞得切。雅，牛加切。

一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为22.3%，比率不低，要具体分析。一等字作牙喉音开口二等韵反切的上字，各声母情况不同，次数依次为：匣13，溪8，晓5，疑3，见2，影1。

先看匣母，《广韵》匣母不跟三等韵拼切，《集韵》虽然有7个三等匣母小韵，可是匣母不跟三等韵拼切的大趋势没有变。因此，《集韵》不得不选择三等韵以外的字作为匣母的反切上字，匣母四等字不作匣母二等韵的反切上字，自《切韵》就如此。《集韵》只能选择匣母一等和二等字为反切上字。因此，匣母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几乎都是一等字和二等字。

再看见母：反切上字用“各”2次。各，刚鹤切，刚，居朗切，故“各”与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居”同类。

然后看疑母，用了3个反切上字，“鄂”“吾”“五”各1次，都跟普通三等字同类，说明如下：

鄂，逆各切，逆，乞戟切，乞，鱼乙切。故“鄂”与普通开口三等上字“逆”“鱼”同类。

吾，讹胡切。五，阮古切。讹，吾禾切。阮，五远切。“五”“吾”平上相承同声类，跟普通合口三等上字“阮”同类。

再看晓母上字：虎2次，黑、郝、火各1次，除了虎、火外，黑、郝都跟普通三等字同类，说明如下：

郝，黑各切，黑，迄得切，迄，许讫切。“黑”“郝”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迄”“许”同类。

火，虎果切。虎，火五切。火、虎是合口一等上字。

影母只有一个“鄂”。汪，乌光切。乌、鄂，汪胡切。鄂又於五切。因此，乌、鄂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於”同类。

最后看溪母：溪母一等字作上字有9次，枯1次，口8次。

枯，空胡切，空，枯公切。枯是合口一等上字。

《集韵》“口”作反切上字，有25次，其中，作一等韵反切上字9次，作二等韵反切上字10次，作三等韵反切上字5次，作四等韵反切上字1次。《切韵》“口”字作反切上字17次，其中，作一等韵反切上字5次，作二等韵反切上字10次，作四等韵反切上字2次。《集韵》“口”作三等韵的反切上字，达5次，跟《广韵》相比，如下：

	《广韵》	《集韵》
止韵开三起小韵	墟里切	口己切
语韵开三去小韵	羌举切	口举切
隐韵开三赧小韵	丘谨切	口谨切
俨韵开三欽小韵	丘厂切	口厂切
范韵开三 小韵	丘犯切	口犯切

以上五个反切，都在普通开口三等韵，《广韵》反切上字都用普三开口字，反切上字和下字开合等第一致，拼切很和谐。《集韵》只要把《广韵》的反切上字换成三等上声字就可以了，可是《集韵》采用的是上声厚韵开口一等“口”字，只做到了反切上字和下字开合相同、发音部位相同，不能否认《集韵》作者改动这五个反切是经过考虑的，可是为什么上字不改作跟下字同等的字？

翻检《集韵》单字音表，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集韵》开口一等韵侯厚候牙喉音有细音化倾向，反切上字“口”，是个细音，有介音j。何以见得？

首先，属于鱼语韵开口三等牙喉音的反切上字跟属于厚韵开口一等的反切上字互用，可以系联：苟，举后切；举，苟许切。口，去厚切；去，口举切。偶，语口切；语，偶举切。欧（殴），於口切；（於字的上声），欧许切。

而在《广韵》里，以上反切的上字却俨然是两组不同的声类：

苟，古厚切；举，居许切——古、举不同类；

口，苦后切；去，羌举切——苦、羌不同类；

偶，五口切；语，鱼巨切——五、鱼不同类；

欧，乌後切；（於字的上声），於许切——乌、於不同类。

其次，从四声相承的角度看，厚韵牙喉音字作开口三等韵的反切上字，可以跟其他声调的同声母的开口三等反切上字相承。最突出的例子是鱼语御韵里牙喉音反切上字的相承情况，厚韵反切下加横线：

韵目	见	溪	疑	晓	影
鱼韵	斤於	丘於	牛居	休居	衣虚
语韵	<u>苟许</u>	<u>口举</u>	<u>偶举</u>	喜语	<u>欧许</u>
御韵	居御	丘据	牛据	许御	依据

反切上字“苟”跟“斤”“居”相承同类，“口”跟“丘”相承同类，“偶”跟“牛”相承同类，“欧”跟“衣”“依”相承同类。

开口三等韵之止志三韵也有类似情况：

韵目	见	溪	疑
之韵	居之	丘其	鱼其
止韵	<u>苟起</u>	<u>口己</u>	<u>偶起</u>
至韵	居吏	去吏	鱼记

第三，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侯厚候韵里牙喉音反切上字跟尤有宥韵里牙喉音反切上字有非常一致的趋势。两者反切上字同字的反切，下加横线：

韵目	见	溪	疑	晓	影
平声 侯韵	<u>居侯</u>	墟侯	<u>鱼侯</u>	呼侯	乌侯
尤韵	<u>居尤</u>	祛尤	<u>鱼尤</u>	虚尤	於求
上声 厚韵	举后	<u>去厚</u>	语口	<u>许后</u>	<u>於口</u>
有韵	己有	<u>去久</u>	牛久	<u>许九</u>	<u>於九</u>
去声 候韵	<u>居候</u>	<u>丘埃</u>	<u>牛遘</u>	<u>许候</u>	<u>於候</u>
宥韵	<u>居又</u>	<u>丘救</u>	<u>牛救</u>	<u>许救</u>	<u>於求</u>

去声候韵反切上字居然跟宥韵反切上字完全一致！侯韵呼侯切的上字“呼”是合口一等字，乌侯切的上字“乌”跟开口三等上字“於”同类，此外，侯厚候韵里其他反切的上字全是开口三等字，只有承认侯厚候韵开口一等牙喉音跟尤有宥韵开口三等牙喉音有相同的介音

j，才能解释这样的反切现象。

总之，《集韵》开口牙喉音二等韵里的开口一二等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字外，大多数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个别跟合口一等和普通合口三等上字同类。《集韵》作牙喉音开口二等韵反切上字的，其实绝大多数是普通开口三等字、重组开口三等或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的开口一二等字。可以肯定的说，《集韵》绝大多数开口二等牙喉音有介音 j。

当然，反切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数开口二等牙喉音反切仍然读洪音，没有介音 j，开口二等韵的匣母反切尚不能证明有介音 j。

2. 《集韵》开口二等牙喉音带有介音 j，怎样解释同韵二三等小韵的对立现象？

《广韵》二三等共一韵的韵有麻马禡和庚梗映陌 7 个韵。《广韵》麻马禡韵开口牙喉音小韵只有二等韵母，没有三等韵母，《集韵》禡韵牙喉音增加了一个 小韵，企夜切，跟禡韵二等 小韵丘驾切对立。企夜切的上字“企”是重组四等字，《韵镜》把 字列在四等，因此， 小韵属于重组四等。禡韵重四企夜切和开口二等丘驾切的对立是介音的不同，前者是 i，后者是 j。

《广韵》庚梗映陌四韵开口牙喉音对立的二、三等小韵有 10 对（匣母无三等字，不包括在内），《集韵》有 11 对，列举如下，《集韵》二等小韵反切上字的开合、等跟三等小韵反切上字不一致者下面加横线：

韵目	《广韵》	《集韵》	《集韵》上字的开合、等
庚韵	二等庚，古行切	二等庚，居行切	开三
	三等惊，举卿切	三等京，居卿切	开三
	二等坑，客庚切	二等坑，丘庚切	开三
	三等卿，去京切	三等卿，丘京切	开三
梗韵	二等梗，古杏切	二等梗，古杏切	<u>合一</u>
	三等警，居影切	三等景，举影切	开三
	二等 ，乌猛切	二等 ，於杏切	开三
	三等影，於丙切	三等影，於境切	开三
映韵	二等更，古孟切	二等更，居孟切	开三
	三等敬，居庆切	三等敬，居庆切	开三
	二等漦，於孟切	二等漦，於孟切	开三
	三等映，於敬切	三等映，於庆切	开三
诤韵	二等鞭，五诤切	映韵二等鞭，鱼孟切	开三
映韵	三等迎，鱼敬切	三等迎，鱼庆切	开三
陌韵	二等格，古伯切	二等格，各额切	<u>开一</u>
	三等戟，几剧切	三等戟，讫逆切	开三
	二等客，苦格切	二等客，乞格切	开三
	三等隙，绮戟切	三等隙，乞逆切	开三
	二等额，五陌切	二等额，鄂格切	<u>开一</u>

三等逆，宜戟切	三等逆，仵戟切	开三
二等赫，呼格切	二等赫，郝格切	开一
三等虢，许郟切	三等虢，迄逆切	开三

以上《集韵》11个开口二等牙喉音的反切，除了古杏切取自《广韵》外，其他9个《广韵》开口二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都做了改动。上字读开口三等的有7个，居然都跟对立的开口三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相同，见母都用“居”作上字，溪母都用“丘”“乞”作上字，疑母都用“鱼”作上字，影母都用“於”作上字。有3个开口二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不读开口三等，读开口一等。但是，实际上这3个读开口一等的反切上字跟开口三等反切上字是一类，而且能够跟与之对立的开口三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系联为同一个声类：

各额切的上字“各”，刚鹤切，刚，居郎切，各、居声类相同。而讫逆切的上字“讫”，居乙切，因此，各、讫声类相同。二等各额切的上字跟三等讫逆切的上字是同一个声类，都是开口三等。

鄂格切的上字“鄂”，逆各切，而逆，仵戟切，因此，鄂、仵声类相同。二等鄂格切的上字和三等仵戟切的上字是同一个声类，都读开口三等。

郝格切的上字“郝”，黑各切，黑，迄得切，郝、迄声类相同。二等郝格切的上字和三等迄逆切的上字是同一个声类，都读开口三等。

《集韵》庚梗映陌四韵开口牙喉音二等小韵反切和三等小韵反切共11对，有10对上字同声类，同是开口三等，这决非偶然，说明这两类反切的下字介音相同，都是j。

如果庚梗映陌四韵二等牙喉音的介音跟同韵中三等韵母的介音相同，那么这10对共处一韵的牙喉音小韵，由于彼此的主元音和韵尾相同，势必同音。《集韵》把它们看作对立的小韵，依据的是《广韵》的审音标准。在《广韵》里，同韵的二等牙喉音韵母和三等牙喉音韵母严格对立。

《集韵》时代，庚梗映陌四韵开口二等牙喉音有没有可能跟三等开口牙喉音同音？如果没有可能，为什么《集韵》作者明知两类牙喉音不同音，介音不同，却还要把两类牙喉音的反切上字改为一致？这就需要考察《集韵》时代前后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和开口三等牙喉音的语音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集韵》庚韵二等字和耕韵二等字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韵（举平赅上去入），但在当时的实际语音里，两类字的韵母已经不分了，在《集韵》里也得到了一些反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集韵》改动《广韵》的反切来看。《集韵》把庚韵反切下字“庚”两次改作耕韵反切下字“耕”：《广韵》庚韵盲，武庚切，《集韵》改作眉耕切，跟耕韵薨，谟耕切同音。《广韵》鎗，楚庚切，《集韵》改作楚耕切，跟耕韵琤，初耕切同音。《广韵》诤韵鞭，五诤切，《集韵》改为鱼孟切，改归映韵。《集韵》对《广韵》庚韵盲小韵、鎗小韵以及诤韵鞭小韵读音的改动，在反映13世纪初北方话语音系统的韵书《五音集韵》里，得到了体现：《五音集韵》鞭，五诤切，接受了《集韵》的读音，并正式把《集韵》庚韵盲小韵和耕韵薨小韵合为一个韵——莫耕切薨小韵，把《集韵》庚韵鎗小韵和耕韵琤小韵合为一个韵——楚耕切琤小韵。

第二，从《集韵》对《广韵》小韵的归字来看，《广韵》庚韵二等小韵的字，《集韵》归入耕韵二等小韵，《广韵》耕韵二等小韵的字，《集韵》归入庚韵二等小韵（举平赅上去入）。前者如 ，《广韵》客庚切，在庚韵，《集韵》不归在庚韵丘庚切小韵，却改归耕韵丘耕切小韵。《五音集韵》则把《集韵》的丘庚切小韵和丘耕切小韵合为一个韵——口荃切铿小韵。后者如《集韵》把《广韵》麦韵胡麦切获小韵“获”“ ”“ ”三个字改入陌韵胡陌切获小韵，这三个字的读音由《广韵》的麦韵改读陌韵。《五音集韵》很彻底地把《集韵》

陌韵获小韵和麦韵画小韵合並为一个小韵——胡切嘯小韵。又如《广韵》，鷺迸切，在诤韵，《集韵》不归在诤韵於迸切小韵，而改归映韵於孟切小韵。《五音集韵》把《集韵》於迸切小韵並入一个小韵——於孟切嘯小韵。

以上说明，《集韵》的庚韵二等字和耕韵二等字分属两个不同的韵（举平赅上去入），沿袭了《广韵》的韵母系统，根据的是《广韵》的语音标准，而《集韵》改动《广韵》这两韵的反切和小韵归字，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根据的是时音标准。讨论《集韵》庚梗映陌四韵开口二等牙喉音和开口三等牙喉音的语音关系，不能不把耕耿诤麦四个二等韵的开口牙喉音考虑在内。下面是《广韵》和《集韵》耕耿诤麦韵开口二等牙喉音的反切，《集韵》改动的反切，下加横线：

韵目	《广韵》	《集韵》	《集韵》上字的开合、等
耕韵	耕，古茎切	耕，古茎切	合一
	铿，口茎切	鎗， <u>丘耕切</u>	<u>开三</u>
	，五茎切	， <u>鱼茎切</u>	<u>开三</u>
	髡，乌茎切	罌， <u>於茎切</u>	<u>开三</u>
	茎，户耕切	茎， <u>何耕切</u>	<u>开一</u>
耿韵	耿，古幸切	耿，古幸切	合一
	幸，胡耿切	幸， <u>下耿切</u>	<u>开二</u>
诤韵	鞭，五诤切	（映韵）鞭， <u>鱼孟切</u>	<u>开三</u>
	，鷺迸切	， <u>於迸切</u>	<u>开三</u>
麦韵	隔，古核切	隔， <u>各核切</u>	<u>开一</u>
	馨，楷革切	馨， <u>克革切</u>	<u>开一</u>
	，五革切	， <u>逆革切</u>	<u>开三</u>
	庀，於革切	厄， <u>乙革切</u>	<u>重开三</u>
	覈，下革切	覈，下革切	开二

以上 14 个反切，除了古茎切、古幸切和下革切取自《广韵》外，其他反切的上字《集韵》都有改动：6 个上字读开三，1 个上字读重开三，3 个上字改为开一，1 个上字改为开二。匣母不能跟三等韵结合，所以匣母的反切上字不能由三等字充当。除了匣母反切外，各核切的上字“各”，跟“居”同类，见前文；克革切的上字“克”，乞得切，克、乞声类相同，这两个开口一等的反切上字实际上跟开口三等上字同类，因此，《集韵》改动的耕耿诤麦韵牙喉音开口二等的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反切上字外，都读开三或重开三，跟庚梗映陌四韵开口二等牙喉音字一样，这四个韵的牙喉音开口二等字的介音也是 j。

梗摄牙喉音开口二等韵母跟三等韵母混淆，是十三、十四世纪的语音现象。根据杨耐思（1986）、竺家宁（1986）和宁忌浮（1997）的研究，在《古今韵会举要》（1297 年）中，《广韵》梗摄二等阳声韵字，声母是牙喉音的，跟声母是唇音和舌齿音的分属不同的字母韵，牙喉音二等字跟《广韵》的梗摄牙喉音三四等字处于同一个字母韵，如庚、耕韵开口二等字庚、耕、铿、阮、亨、茎、行跟清、青韵开口三四等字经、轻、馨同处经字母韵，梗、耿韵开口二等字梗、耿、杏、幸跟静韵、迥韵开口三四等字颈、到同处于到字母韵，敬、诤韵开口二等字更、行跟劲、径韵开口三四等字径、轻、劲同处于劲字母韵，韵母都是 [Iəŋ]，在《蒙古字韵》里，这个韵母是 [eiŋ]，《蒙古韵略》是 [jəiŋ]，虽然这个韵母的介音，研究者的构拟不同，但都是细音介音。

《中原音韵》庚青部里，《广韵》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除了亨、茎、髡三个字的韵母读 [əŋ] 以外，其他字跟《广韵》梗摄开口三四等牙喉音字一样，韵母都读 [iəŋ]，如庚庚更梗羹等字与京惊荆经泾等字同音，铿坑等字跟卿倾等字同音，行衡等字跟形刑等字同音，櫻鸚等字跟英嬰纓等字同音。梗摄入声韵的情况较为复杂，《广韵》陌麦开口二等牙喉音字，

《中原音韵》派入皆来、车遮等韵部。派入皆来部的字，如格隔革酪等字跟解字同音，嚇字跟骇蟹同音，厄、峇等字跟隘捩等字同音，韵母都读[iaɪ]。客、额各有两读：一入皆来部，韵母读[iaɪ]，一入车遮部，韵母读[ie]，客字入皆来部跟楷字同音，入车遮部跟怯、篋等字同音，额字入皆来部跟隘同音，入车遮部跟夜业等字同音。总之，《广韵》大多数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在《中原音韵》里有介音 i。

《集韵》时代，梗摄牙喉音的开口二等韵母跟开口三等韵母合流，是有可能的。《集韵》在庚梗映陌四韵的分韵归字上，严格按照《广韵》的语音标准，牙喉音的开口二等小韵跟开口三等小韵对立，丝毫不混，但是，在改动这些小韵反切的上字时却大胆反映北宋初期一项重要的音变现象，可以说，《集韵》的反切上字最早透露了汉语语音史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跟三等牙喉音合流的信息。

3. 如果开口二等牙喉音有介音 j，那么开口一等牙喉音是否也同样有介音 j？

《广韵》有 36 个开口一等韵，除了等韵、阨韵、勘韵 3 个韵外，对于其他 33 个开口一等韵里的 137 牙喉音小韵的反切上字，《集韵》都作了改动，请看表二十八：

表三十（单位：切次）

声母 上字的等	见	溪	疑	晓	匣	影	总切次	占总切次 比率
一等	6	13	2	5	15	4	45	32. 8%
二等	1	0	1	0	10	0	12	8. 8%
普三	20	12	16	15	1	11	75	58. 4%
重三	0	0	0	0	0	5	5	
重四	0	0	0	0	0	0	0	0
四等	0	0	0	0	0	0	0	
总切次	27	25	19	20	26	20	137	
上字是普 三、重三字 的比率	74%	48%	84. 2%	75%	3. 8%	80%		

上表说明，《集韵》开口牙喉音一等韵里，普通开口三等字作反切上字，切次最多，占总切次的 58. 4%。而二等字作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字以外，几乎不作开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这跟《切韵》的情形一致。重四字和四等字不作开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

一等字作开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占 32. 8%，比率不算小。但是，还要具体分析。

先看見母一等上字，有柯、剛、姑、葛、沽、谷 6 個，各 1 次。说明如下：

谷，古祿切，沽、姑，攻乎切。攻，古宗切。谷、沽、姑跟合口一等反切上字“古”同類。

柯，居何切，剛，居郎切，葛，居曷切。柯、剛、葛跟普通开口三等反切上字“居”同类。

这样，开口一等韵里真正的见母一等反切上字，实际上只有谷、沽、姑 3 个字 3 切次。

再看溪母一等上字，有口 6 次、可 2 次、枯 2 次、克 2 次、渴 1 次。说明如下：

口，去厚切。可，口我切。前文已经考证反切上字“口”跟普通开口三等反切上字同类。克，乞得切。乞，欺讫切。渴，丘葛切。口、可、克、渴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

枯，空胡切。空，枯公切。枯，一等合口字。这样，真正的一等字作开口一等溪母反切的上字，实际上只有 1 个枯字 2 切次。也就是说，开口三等溪母字作开口一等韵的反切上字的比率要远远大于 48%。

疑母一等上字有吾、鄂 2 个 2 切次，前文已经论证“吾”跟普通合口三等上字同类，“鄂”

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

影母一等上字有：遏 2 次、阿 1 次、鄂 1 次。

遏，阿葛切。阿，於河切。前文已论证“鄂”跟三等反切上字“於”同类。这样，开口一等韵里的影母反切上字都跟三等上字“於”同类。

最后看晓母一等上字：黑 2 次、虎 2 次、呼 1 次。前面已论证，“黑”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虎”是合口一等反切上字。呼，荒胡切，荒，呼光切，“呼”是合口一等反切上字。这样，开口一等韵里真正的晓母一等反切上字，实际上只有虎、呼 2 个上字 3 切次。

总之，《集韵》牙喉音开口一等韵里出现的反切上字，大多数是普通开口三等字和跟普通开口三等字同类的开口一等字，只有少数合口一等上字和匣母一二等上字。这跟牙喉音开口二等韵里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形一致。开口二等韵牙喉音有介音 j，那么，开口一等韵牙喉音也应该有介音 j。

跟开口二等牙喉音反切类似的现象是，一些一等韵里开口牙喉音反切上字跟三等韵里开口牙喉音反切上字一致，比如唐荡宕铎韵和阳养漾药韵，下表两类韵中上字同字的同声母反切，下加横线：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唐韵	阳韵	荡韵	养韵	宕韵	漾韵	铎韵	药韵
见	<u>居郎</u> <u>居良</u>	<u>举朗</u> <u>举两</u>		<u>居浪</u> <u>居亮</u>		刚鹤	讷约
溪	丘冈 墟羊	口朗 丘仰		口浪 丘亮		克各	乞约
疑	<u>鱼刚</u> <u>鱼殃</u>	<u>语朗</u> <u>语两</u>		<u>鱼浪</u> <u>鱼向</u>		<u>逆各</u>	<u>逆约</u>
晓	<u>虚郎</u> <u>虚良</u>	<u>许朗</u> <u>许两</u>		<u>许浪</u> <u>许亮</u>		黑各	迄却
影	<u>於郎</u> <u>於良</u>	<u>倚朗</u> <u>倚两</u>		<u>於浪</u> <u>於亮</u>		遏鄂	乙卻

上表阳声韵大多数同声母的反切用同一个上字。同声母的不同反切上字，都可以系联，跟普通开口三等上字同类，见前文所论。

需要说明的是，反切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数开口一等牙喉音反切仍然读洪音，没有介音 j。具体说来，那些用谷、沽、姑、枯、呼、虎等作反切上字的开口一等牙喉音反切不读介音为 j 的细音。匣母反切不可能有三等反切上字，因此还不能证明《集韵》的匣母开口一等韵有介音 j。

综上所述，《集韵》的介音有 0（零介音）、u-、j-、ju-、i-、iu- 六个，它们出现的语音环境如下表：

表三十一

韵母	一、二等韵			三等韵				四等韵	
	开口牙喉音 (匣母字和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数反切除外)	其它		重组三等		重组四等			
开合口	开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拟音	j	0	u	j	ju	i	iu	i	iu

跟《切韵》（《广韵》）相比，《集韵》的介音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的表现在三四等介音两分，重三介音跟普三介音同类，重四介音跟纯四等介音同类，开口一二等牙喉音（匣母字和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数反切除外）有介音 j。可以肯定的说，《集韵》的介音系统反映了北宋当时的实际语音。

五、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声调状况

《广韵》声调分平上去入四类，《集韵》没有变化。虽然如此，语音史全浊上声变去声的现象，在《集韵》改动的反切上字中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反切的声调取决于反切下字的声调，从反切下字来看，《集韵》全浊上声的反切跟《广韵》一样，仍读全浊上声。《集韵》改良反切，讲究上字和下字声调的和谐，观察《集韵》上声卷和去声卷改动的全浊声母反切上字的声调情况，可以透视《集韵》时代全浊上声变去声的现象。

第一节说过，《集韵》上声卷改良的反切的总数为882个，其中改《广韵》非上声上字为上声上字的反切有518个，占上声卷改良反切总数的58.7%。《集韵》平声卷改《广韵》非平声上字为平声上字的反切有661个，占平声卷改良反切总数（1153个）的57.3%。上声卷改动《广韵》反切上字声调的反切，虽然绝对数目少于平声卷，但是改动《广韵》反切上字声调的彻底程度要比平声卷高。可以说，《集韵》从改动《广韵》反切上字声调的角度改良反切，上声卷要比平、去、入声卷来得彻底。

《广韵》全浊声母有12个：並奉定澄群从邪崇俟船禅匣。《集韵》改动《广韵》上声卷全浊声母反切有150个，有140个反切的上字改为上声字，6个反切的上字改为平声字，2个改为去声字，2个改为入声字。《集韵》上声卷改动了41个全浊上声反切上字，共136字次，统计如下：

並（20）：部13，婢2，簿2，並1，拌1，被1；

奉（6）：父5，奉1；

定（15）：杜8，待4，荡2，动1；

澄（14）：丈9，柱3，重1，雉1；

群（15）：巨13，白1，窘1；

从（16）：在8，粗5，聚1，坐1，尽1；

邪（6）：象2，似2，绪1，序1；

崇（4）：仕2，士1，撰1。

禅（14）：上5，是4，竖3，甚1，善1。

匣（26）：下12，户11，後1，亥1，很1。

《集韵》把《广韵》上声卷2个全浊声母反切的上字改为去声，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并不能说明这两个反切当时已经变成去声：

窠，《广韵》其矩切，《集韵》改作郡羽切。郡，《广韵》渠运切，《集韵》具运切，都读去声。羽，《广韵》《集韵》王矩切又王遇切，有上、去两读。可能《集韵》作者把郡羽切的下字“羽”读作去声一音，为了求得反切上下字的拼切和谐，采用了一个去声字“郡”作反切上字。

， 《广韵》床吕切，《集韵》改作状所切。状，《广韵》锄亮切，《集韵》助亮切，都读去声。《集韵》把《广韵》床吕切改为壮所切的原因有二：

（1）《广韵》语韵庄组有四个小韵反切：阻，侧吕切，楚，创举切， ，床吕切，所，疏举切。反切下字用了“吕”“举”两个，发音部位分别为半舌音和牙音，跟反切上字的发音部位不同。《集韵》改用齿音字“所”“阻”为切下字：阻，壮所切，楚，刱所切， ，状所切，所，爽阻切。这样反切下字就跟反切上字的发音部位一致；

（2）我们发现，《集韵》语韵和御韵的庄组和章组反切的上字有改用阳养漾韵字的趋

势，如御韵庄组反切：庄助切，创据切，床据切；语韵章组反切：掌与切，敞吕切，赏吕切，上与切；御韵章组反切：章恕切，昌据切，商暑切，常恕切。因此，《集韵》把《广韵》疏举切的上字“疏”改为上声养韵字“爽”。《集韵》理应把《广韵》的床吕切的上字“床”改为崇母上声养韵字，可是《集韵》养韵崇母无字，于是只好改用去声漾韵崇母字“状”作上字；同理，《集韵》应该把《广韵》的侧吕切的上字“侧”改为庄母上声养韵字，可是《集韵》养韵没有庄母字，所以只得改用去声漾韵庄母字“壮”作上字。《集韵》养韵有初母字，为什么不把《广韵》创举切的上字“创”改为养韵字？查《集韵》养韵楚两切 小韵，所收12个字都为僻字，没有一个字用作反切上字的。《集韵》为了避免用僻字，只得选用常用字“翔”作上字。

《集韵》把《广韵》上声卷绝大多数全浊声母反切的上字改为全浊上声字，而极少改用全浊去声字，反切下字的声调在反切上字得到了严格的体现，说明《集韵》的作者能够分清绝大多数全浊上声反切跟全浊去声反切的区别。

下表展示《集韵》改动《广韵》去声卷全浊声母反切上字声调的情况：

表三十二（单位：字次）

上字改作平声字	上字改作上声字	上字改作去声字	上字改作入声字	上字改动总字次
47	21	13	3	84

可见，《集韵》改动《广韵》去声卷全浊声母反切上字，改作平声字的最多，改作上声字的有21字次，占改动上字总数的25%，可分两类：

(1) 反切上字有上、去两读，既作上声卷反切的上字，又作去声卷反切的上字，只有一个“下”字，有5个反切：下盖切，下解切，下介切，下浪切，下遘切。按《集韵》“下”的匣母读音有两个：亥雅切又亥驾切。“下”作上声卷反切的上字有12次，可以读上声亥雅切，“下”作去声卷反切的上字有5次，可以读去声亥驾切，没有透露全浊上声变去声的信息。

(2) 全浊上声字作去声卷反切的上字，按照《集韵》改良反切追求反切上下字声调一致的体例，这些上字反映了当时全浊上声字变去声的现象。共有16个反切，10个上字，如下：

上字的声母和韵	《广韵》反切	《集韵》反切
崇母绛韵	士绛切	仕巷切
崇母志韵	鉏吏切	仕吏切
崇母卦韵	士懈切	仕懈切
崇母夬韵	豺夬切	士邁切
崇母谏韵	士谏切	仕谏切
崇母效韵	士稍切	仕教切
崇母鑑韵	士 切	仕 切
匣母效韵	胡教切	後教切
匣母号韵	胡到切	後到切
匣母夬韵	下快切	户快切

匣母禡韵	胡驾切	亥驾切
澄母绛韵	直绛切	丈绛切
群母至韵	具冀切	巨至切
奉母未韵	扶沸切	父沸切
定母代韵	徒耐切	待耐切
澄母线韵	直恋切	柱恋切

有意思的是,《广韵》具冀切的上字“具”读去声,本来上下字就声调和谐,但由于是遇韵合口字,跟开口下字“冀”开合不同,《集韵》将“具”改作开口字“巨”,跟下字“至”同属开口三等,虽然照顾了上字的开合一致,声调却读全浊上声,说明《集韵》的作者在改良这个反切时,确实把“巨”读作全浊去声了。

《广韵》的下快切的上字“下”可以读去声胡驾切,上下字声调本来一致,只是“下”是开口字,跟下字“快”开合不同,《集韵》把“下”改作合口字“户”,上字就跟下字开合一致,但是“户”本读全浊上声,《集韵》作者若要把这个反切看作和谐反切,就必须把“户”字读作去声。

以上所列去声卷10个全浊上声的反切上字,《集韵》读作去声,在上声卷作反切上字则读作上声,从字次多寡的对比可以判断《集韵》作者实际的读音倾向。

“仕”、“士”作上声卷反切上字3次,作去声卷反切上字7次,说明《集韵》作者倾向于把反切上字“仕”“士”读作去声。

“後”在去声卷的字次比上声卷多1次,说明《集韵》倾向于把“後”读去声。

上声卷全浊上声反切上字“巨”有13次,“户”有11次,“丈”有9次,“父”有5次,“待”有4次,“柱”有3次,而这些字在去声卷作上字仅各1次,说明《集韵》仍倾向于把这些上字读作全浊上声。

“亥”字作上字,在上声卷和去声卷各1次,读上声和读去声的可能各半。

《集韵》改动上声卷和去声卷的全浊反切上字,总的来看,虽然透露了当时全浊上声变去声的一些苗头,但是大面积反映的仍是全浊上声不变去声。毫无疑问,《集韵》的声调系统是沿袭《切韵》(《广韵》)的,是存古的,但它是否体现北宋时期声调的面貌呢?这就要搞清楚《集韵》时代前后全浊上变去在不同方言的表现。

语音史上全浊上声变作去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经过了一个由少到多、新旧并存和新老交替、南北不同步的复杂的渐变历程。全浊上声变去声,一般认为发生于中晚唐时期。初唐、中唐某些诗人用韵已经有全浊上声字跟去声字押韵的例子,但还不能肯定全浊上声已变去声,因为清上字也可以跟去声字通押。但是,无论如何,中晚唐北方方言里,全浊上声字开始变作去声。中唐诗人韩愈的《讳辩》提到“杜”(全浊上)与“度”同音,“雉”(全浊上)与“治”同音。慧琳《一切经音义》(810年)所反映的长安音里,少数全浊上声字读去声,如“道”读徒到反等。晚唐李涪的方言全浊上变去,他的《刊误》指出“很”“恨”不分,“辩”“弁”不分,“舅”“旧”不分,“皓”“号”不分(前字全浊上,后字全浊去)。晚唐五代《开蒙要训》所反映的西北方音里,一批全浊上声字跟全浊去声字互注,如“道”注“盗”的音,“慎”注“肾”的音等。敦煌变文的别字异文,不少全浊上字和全浊去字同音代替,如“事”代“仕”,“备”代“被”,“步”代“部”等。到了宋初,全浊上变去成为北方方言很普遍的现象,五代宋初毋昭裔(934—965年)的《尔雅音图》记录了

河中龙门音全浊上声跟去声不分的事实，北宋邵雍（1011—1077年）的《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所记汴洛音全浊上也已经变去。但是，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保守得多，直到晚唐朱翱的反切里，全浊上还没有开始变去，遵循的还是《切韵》的声调格局。《集韵》要成为南北文人审音的规范韵书，在声调上就不能摆脱《切韵》（《广韵》）的声调格局而迁就某个北方方言。因此，《集韵》的声调反映了北宋时期读书音的声调系统。

六、《集韵》改良反切说明了什么？

《集韵》时代，是汉语语音史敏感而重要的时期，发生了许多不同于《广韵》音系的语音变化，标准音的基础也发生了转移，汉语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近代汉语。《集韵》是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韵书，一方面为了加强它的权威性，非常重视它的继承性，侧重于存古，谨守《广韵》206韵的辨类系统，在分韵归字上很少脱离《广韵》音系。另一方面，又有革新精神，在维持《广韵》音系的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反映出跟《广韵》不同的语音特点，改良反切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一方面，反切下字一般不改动《广韵》206韵的韵母类别，另一方面，大规模、成系统地改动反切上字，既符合了音理要求，又大胆地传达实际语音变化的信息。《集韵》改良反切所依据的语音，既反映当时的口语变化，又带有浓厚的书面语性质，可以定性为当时的读书音，也就是当时的书面语标准音。通过透视和过滤《集韵》反切上字所反映的语音信息，我们可以看到《集韵》反切上字审音所依据的北宋读书音的一些面貌。

首先，这个读书音的声母系统已经跟《广韵》不同。《广韵》唇音声母不分重唇和轻唇，只有一套，《集韵》严格分为重唇声母和轻唇声母两套。《广韵》舌头音和舌上音声母总体上两分，但是有不少类隔切，王力（1985）就认为《切韵》的端系声母与知系声母不分。《集韵》端系和知系两类声母严格对立。《广韵》船母和禅母分得很清楚，《集韵》虽然大体上分，但是混淆得很严重。白涤洲（1931）就把《集韵》的船母和禅母合为一类。

其次，这个读书音的开合系统跟《广韵》一致。《集韵》对于《广韵》开合小韵的归韵，根据的是两套开合系统，一套是跟《广韵》一致的读书音开合系统，另一套是反映北宋口语变化的开合系统，跟《广韵》不一致。这两套开合系统在具体归置小韵时发生了叠置，容纳在《广韵》的分韵格局里，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第三，这个读书音的介音系统跟《广韵》大不相同，跟《广韵》的介音没有传承关系，而跟二百多年前慧琳所记的长安音有直接的发展关系。《集韵》反切上字反映的介音信息很重要，它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集韵》的语音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广韵》标准，一个是时音标准，这个时音，从介音格局看，主要是以跟晚唐长安音有继承关系的北宋汴洛音为基础的口语标准音，此外，还含有其他方音成分。这个读书音——书面语标准音，跟口语标准音有密切关系，有同有异，两者的介音系统是一致的。

第四，这个读书音的声调系统跟《广韵》一致。

总之，《集韵》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北宋读书音，跟《广韵》音系有同有异。这说明，《切韵》所代表的六朝以来的标准音，到了《集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了的书面语标准音，成为《集韵》审音定韵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和引用书目

- 白涤洲 1931, 《集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3本2分。
坂井健一 1975,《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日本汲古书院。

- 陈亚川 1981,《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中国语文》第2期。
- 储泰松 1996,施护译音研究,《薪火集》,340—364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董达武 1990,《尔雅》音注记略,《语文论丛》第四辑,96—9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忠司 1978,颜师古所作音切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 丁度等 1039,《集韵》十卷,①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②南宋重刻本,中华书局1989年。
- 丁 锋 1995,《博雅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 蒸 1994,《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非敷奉三母合流——兼论《音图》微母的演化,语言研究增刊。
- 高田时雄 1988,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日本创文社。
- 黄淬伯 1931,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史语所专刊之六。
——1998,《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
- 黄典诚 1989,曹宪《博雅音》研究,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 黄笑山 1995,《〈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湾文津出版社。
- 简启贤 1998,《字林》音注声类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下),330—361页,巴蜀书社。
- 蒋希文 1999,徐邈音切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
- 林英津 1985,《集韵》之体例及音韵系统中的几个问题,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
- 刘广和 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第8期。
——1994,《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增刊。
——2000,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汉语论集》,58—6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
- 龙宇纯 1986,从《集韵》反切看切韵系韵书反映的中古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57本第一分。
- 李 荣 1956,《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
- 鲁国尧 1994,卢宗迈切韵法述评,《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6,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的问题,《语言研究》增刊。
- 罗常培 1931,知彻澄娘音值考,《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年。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初版,科学出版社1961年重印。
- 麦 耘 1995a,论重组及《切韵》的介音系统,《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b,韵图的介音系统及重组在《切韵》后的演变,《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 宁忌浮 1985,《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
——1997,《〈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中华书局。
- 平山久雄(1993),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の音韵体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20,左49—107页。
- 平田昌司 1996,《广韵》与《集韵》——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五,《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 邱荣錫 1974,《集韵研究》,台北影印稿本。
- 邵荣芬 1963,敦煌俗文学中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3期。
——1964,《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第3期。
——1981,《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创刊号。
——1982,《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a,《集韵》的开合与洪细,《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张渭毅代表作之二：《集韵》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

- 1995b, 《经典释文》音系, 台湾学海出版社。
- 1997, 《集韵》音系简论, 《邵荣芬音韵学论集》, 首都师大出版社。
- 辻本春彦 1986, 《〈广韵〉切韵谱》, 均社单刊第二种, 均社发行。
- 施向东 1983, 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 《语言研究》第1期。
- 1999, 鸠摩罗什译经与后秦长安音, 《芝兰集》, 203—217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57, 《汉语史稿》上册, 中华书局。
- 1982, 朱翱反切考, 《龙虫並雕斋文集》第三册, 212—256页, 中华书局。
- 1985, 《汉语语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尾崎雄二郎 1962, 反切か見た《集韵》の問題点, 《东方学》第二十四辑。
- 西上胜 1982, 《集韵》反切用字法上の一特征, 《中国语学》229期。
- 谢美龄 1990, 慧琳反切中的重组问题(上、下), 台湾《大陆杂志》第81卷第1期、第2期。
- 许宝华、潘悟云 1994, 论二等, 《音韵学研究》第三辑, 中华书局。
- 严学宥 1943, 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 《严学宥民族研究文集》, 1—59页, 民族出版社 1997年。
- 杨军 1995, 《集韵》见、溪、疑、影、晓反切上字的分用, 《贵州师大学报》第二期。
- 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6, 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 《音韵学研究》第二辑, 中华书局。
- 杨雪丽 1989, 外部调和与内部沉积——《集韵》反切上字的特点, 《古汉语研究》增刊。
- 应裕康 1960, 《广韵》《集韵》切语上字异同考, 台北《师大国文研究所要刊》4号。
- 俞敏 1984,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1—62页,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 余乃永 2000,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福平 1996, 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 《薪火集》, 264—339页,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张慧美 1988, 朱翱反切中的重组问题, 台湾《大陆杂志》第76卷第4期。
- 1990, 朱翱反切新考之导论与结语, 台湾《建国学报》第9期。
- 张洁 1998, 《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 语言研究。
- 张渭毅 1994, 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 《语言研究》增刊。
- 1996, 《集韵》删並字音体例的重新认识, 《语言研究》增刊。
- 1998a, 论《集韵》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 《语言研究》增刊。
- 1998b, 贾昌朝《群经音辨》改良反切的尝试及其对《集韵》的影响——《群经音辨》研究之一, 《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先生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999a, 《集韵》异读研究, 《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二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999b, 《集韵》研究概说, 《语言研究》第二期。
- 2001a, 论《群经音辨》对《集韵》的影响, 《语言学论丛》第23辑, 商务印书馆。
- 2001b, 《〈集韵〉重组的特点》, 《中国语文》第3期。
- 2003, 《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 《语言学论丛》第27辑, 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41,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五卷第三、第四分合刊, pp203-233。
- 周法高 1948, 玄应反切考,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联经出版社 1975年。
- 周祖谟 1936, 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问学集》上册, 中华书局 1981年据 1966年版重印。
- 1942, 宋代汴洛语音考, 《问学集》下册, 中华书局 1981年据 1966年版重印。
- 1988, 魏晋音与齐梁音,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 钟兆华 1982, 颜师古反切考略,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 北京出版社。
- 竺家宁 1986, 《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系统》, 台湾学生书局。

佐佐木猛2000, 《〈集韵〉切韵谱》, 日本中国书店。

Csongor B. 1960,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 AOH, X. 98-140, 1960.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1970-71) *Late Middle Chinese*, Asia Major 15, pp197-239; and Asia Major 16, pp121-168.

—————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W. Souh Coblin(柯蔚南)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 University Of Iowa, 1991.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7, University Of Iowa, 1994.

ENGLISH ABSTRACT

THE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OF THE JIYUN (集韵)

By ZHANG WEI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There are 2287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of the Guangyun (广韵) which have been revised in the Jiyun (集韵). In this paper, I analyse the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by observing these revised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of the Jiyun (集韵), and discuss six problems as below: 1. The typ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ised Fanqie in the Jiyun (集韵). 2. The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changing Lei Ge Qie (类隔切) into Yin He Qie (音和切). 3. The contrast between Kai (开) and He (合)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洪) and Xi (细)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5. The state of the tones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6. What is indicated by the revised Fanqie in the Jiyun (集韵)?

(此文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原载于《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3期和第5期, 2003年10月《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出版了抽印修订本。今在抽印本的基础上做第三次修订。第三次修订本收入张渭毅著《中古音论》, 第121—177页,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此为第三次修订本。)